

紀文達公筆記摘要

湖南吳文公筆記三冊

田文達公筆記

目 錄

印光法師序

紀文達公傳略

紀文達公筆記摘要

附感應類鈔選錄

附因果之理必通三世說

佛學書局出版新書

西藏佛教略史

定價一角五分

三國佛教略史

定價二角五分

觀心覺夢鈔

定價二角五分

觀世音普門品講義

定價一角

鐘聲

定價一角五分

釋門真孝錄

定價一角

般若行集

定價一角五分

醒世千家詩

定價一角

家庭寶鑑

定價一角五分

佛學人人所必需的學問

定價八分

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

民國十九年六月再版

紀文達公筆記摘要 一冊

◎定價大洋一角

著述者 紀曉嵐先生

摘錄者 陳荻洲居士

出版者 上海佛學書局
開北新民路世界佛教居士林內

發行者 上海佛學書局
北火車站東首寶山路口

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
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六七一號

電話 三三七四三號

紀文達公筆記摘要流通序

因果者。世出世間聖人。平治天下。度脫衆生之大權也。以若不提倡因果。則善無以勸。惡無以懲。唯大賢方能守分遵道。其他則孰不願任心肆意。以取快于一生乎。以既無前因後果。則一死永滅。堯桀同歸于盡。又何必無繩自縛。拘拘然循禮守分。以致諸凡皆不自在乎。儒教經史中。因果事理。不勝其多。惜後儒不深體察。徒見佛經詳說因果。遂欲與佛宗旨各別。反指佛說爲妄。而不知其悖聖道而滅天理。喪治本而啓亂機。疑悞後人。埋沒道體。皆由此言以基之也。可不哀哉。有清以來。博學多聞者。江慎修先生爲第一次。則紀文達公。又其次則袁氏子才。江乃窮理盡性之隱君子。雖未研究佛學。其于佛法亦不闢駁。而且深信因果報應。故于護生殺生各報。悉記錄之。以期啓善念而息殺機。可以知其居心矣。袁子才初則闢佛。及中年以後。閱歷日深。遂于佛法生眞信心。但以狂妄自大。懶惰懈怠。不肯親近高人。息心研究。雖于佛法感應事迹。悉皆記

錄其所論說。難悉恰當。紀文達公自幼至老。篤信因果。凡所見聞因果事迹。悉爲記錄。敘述詳明。文筆順暢。由其絕未研究佛法。每欲暢談深理。或致有乖實義。佛言。世智辯聰。難以入道。以江紀袁三公之博達。尙不知佛法。卽自己心法。專精研究而親證之。豈不大可惜哉。使彼稍分餘暇。略爲研究。能不發大菩提心。專精致力。宏揚大法。以期自他同出苦輪。同成覺道。又何至唯以記錄因果事迹。僅爲世人開一向善之路而已。然只此記錄。殊有大益。以故陳荻洲居士。于閱微草堂筆記。摘錄百篇。擬排印以普徧流通。以爲世之不知因果者。作一殷鑑。夫因果者。猶形聲與影響耳。未有有形而無影。有聲而無響者。故書曰。惠迪吉。從逆凶。惟影響。彼高談闊論。謂因果爲虛幻者。何異執母決不能生子。子決非母所生乎。世有此人。人必目爲癡顛。獨怪儒者讀聖賢書。不以聖賢言論爲准。不以古今事實爲准。而以己之偏執謬見爲准。一人倡之。衆人和之。盲引盲衆。相牽入火。故致世道人心。日趨日下。以至廢經廢孝。廢倫殺父殺母。免恥。

而猶囂囂自得。謂爲吾務歸還大道。不效彼從前迂腐輩。處處拘執束縛。令人一生不能隨意所行。各得自在也。今而後吾輩同享自由之幸福。意之所至。皆可爲之。世何幸而得吾輩之改革。人何幸而爲吾輩之儕侶乎。若此邪說。皆彼排斥因果者所釀成。使因果之理。家喻戶曉。父母以是教子女。師長以是訓生徒。誰肯滅理亂倫。現醜態于明鏡之前乎。唯其世之大儒。嘗駁斥之。小儒卽深知其非。亦只可人云亦云。以避衆口譏刺。學宮既如是。家庭更莫由談及。竟至一班新學派。完全棄人倫。滅天理。欲與禽獸。了無所異。此其禍不歸之破斥因果者。則將誰歸乎。善哉周安士先生之言曰。人人知因果。大治之道也。人人不知因果。大亂之道也。吾嘗憫世之亂。無力挽救。因陳居士之請。遂略敘其利害之源本云爾。

民國十七年戊辰六月釋印光謹撰

紀文達公傳略

紀昀。獻縣人。容舒子。字曉嵐。一字春帆。晚號石雲。乾隆進士。累遷侍讀學士。坐事戍烏魯木齊。尋釋還。復授編修。官至協辦大學士。加太子太保。昀貫徹儒術。旁通百家。其學在辨漢宋儒學之是非。析詩文流派之正僞。主持風會。爲世所宗。任四庫全書總纂。校訂整理。每書悉作提要。冠諸簡首。稱大手筆。又詔撰簡明目錄。評隲精深。一生精力。備注於此。卒年八十二。諡文達。有文集筆記七種。

紀文達公筆記摘要

一

去余家十餘里。有瞽者姓衛。戊午除夕。徧詣常呼彈唱家辭歲。各與以食物。自負以歸。半途失足墮枯井中。既在曠野僻徑。又家家守歲。路無行人。呼號嗌乾。無應者。幸井底氣溫。又有餅餌可食。渴甚則咀水果。竟數日不死。會屠者王以勝驅豕歸。距井猶半里許。忽繩斷豕逸。狂奔野田中。亦失足墮井。持鉤出豕。乃見瞽者。已氣息僅屬矣。井不當屠者所行路。殆若或使之也。先兄晴湖問以井中情狀。瞽者曰。是時萬念皆空。心已如死。惟念老母臥病。待瞽子以養。今併瞽子亦不得。計此時恐已餓殍。覺酸徹肝脾。不可忍耳。先兄曰。非此一念。王以勝所驅豕。必不斷繩。

二

乾隆甲辰。濟南多火災。四月杪。南門內西橫街大火。自東而西。巷狹風猛。夾路皆烈焰。有張某者。草屋三楹。在路北。火未及時。原可挈妻孥出。以有母柩。籌所以移避。既勢不可出。夫婦與子女四人。抱棺悲號。誓以身殉。時撫標參將方督軍撲救。隱隱聞

哭聲令標升後巷屋尋聲。至所居垂綆使縋出。張夫婦並呼曰。母柩在此。安可棄也。其子女亦呼曰。父母殉父母。我不當殉父母乎。亦不肯上。俄火及。標軍越屋避去。僅以身免。以爲闔門並煨燼。遙望太息而已。乃火熄。巡視其屋。歸然獨存。蓋回飆忽作。火轉而北。繞其屋後。焚鄰居一質庫。始復西也。非鬼神呵護。何以能然。此事在癸丑七月。德州山長張君慶源錄以寄余。與余灤陽消夏錄載媼婦事相類。而夫婦子女齊心同願。則尤難之難。夫二人同心。其利斷金。況六人乎。庶女一呼。雷霆下擊。況六人並純孝乎。精誠之至。哀感三靈。雖有命數。亦不能不爲之挽回。人定勝天。此亦其一。事雖異聞。卽謂之常理可也。余於張君不相識。而張君間關郵致。務使有傳。則張君之志趣可知矣。因爲點定字句。錄之此編。

三

寶坻王泗和。余姻家也。嘗示余書艾孝子事一篇。曰。艾子誠。寧河之艾鄰邨人。父文仲。以木工自給。偶與人鬪。擊之踣。誤以爲死。懼而逃。雖其妻莫知所往。第髣髴傳聞。似出山海關爾。是時妻方娠。越兩月。始生子。誠。文仲不知已有子。子誠幼鞠於母。亦不知有父也。迨稍有知。乃問母父所在。母泣語以故。子誠自是惘惘如有失。恆絮問。

其父之年齒狀貌及先世之名字。嬾嫗之姓氏里居亦莫測其意。姑一一告之。比長。或欲妻以女。子誠固辭曰。烏有其父流離而其子安處室家者。始知其有志於尋父。徒以孀母在堂。不欲遠離耳。然文仲久無音耗。子誠又生未出里閭。天地茫茫。何從蹤跡。皆未信其果能往。子誠亦未嘗議及斯事。惟力作以養母。越二十年。母以疾卒。營葬畢。遂治裝裹糲赴遼東。有沮以存亡難定者。子誠泫然曰。苟相遇。生則共返。歿則負骨歸。苟不相遇。寧老死道路間。不生還矣。衆揮涕而送之。子誠出關後。念父避罪亡命。必潛蹤於僻地。凡深山窮谷險阻幽隱之處。無不物色。久而資斧既竭。行乞以餬口。凡二十載。終無悔心。一日於馬家城山中。遇老父哀其窮。呼與語。詢得其故。爲之感泣。引至家。款以酒食。俄有梓人攜具入。計其年與父相等。子誠心動。諦審其貌。與母所說略相似。因牽裾泣涕。具述其父出亡年月。且縷述家世及戚黨。冀其或是。是人且駭且悲。似欲相認。而自疑在家未有子。子誠具陳始末。乃嗷然相持哭。蓋文仲輾轉逃避。乃至是地。已閱四十餘年。又變姓名爲王友義。故尋訪無跡。至是始偶相遇也。老父感其孝。爲謀歸計。而文仲流落久。多逋負。滯不能行。子誠乃踉蹌奔還。質田宅。貸親黨得百金。再往。竟奉以歸。歸七年。以壽終。子誠得父之後。始娶妻。

今有四子。皆勤儉能治生。昔文安王原。尋親萬里之外。子孫至今爲望族。子誠事與相似。天殆將昌其家乎。子誠佃種余田。所居距余別業僅二里。余重其爲人。因就問其詳。而書其大略如右。俾學士大夫。知隴畝間有是人也。時癸丑重陽後二日。案子誠求父多年。無心忽遇。與宋朱壽昌尋母事同。皆若有神助。非人力所能爲。然精誠之至。哀感幽明。雖謂之人力亦可也。

四

余有莊在滄州南。曰上河涯。今鬻之矣。舊有水明樓五楹。下瞰衛河。帆檣來往欄楯下。與外祖雪峯張公家度帆樓。皆游眺佳處。先祖母太夫人。夏月每居是納涼。諸孫更番隨侍焉。一日。余推窗南望。見男婦數十人。登一渡船。纜已解。一人忽奮拳擊一叟。落近岸淺水中。衣履皆濡。方坐起憤詈。船已鼓棹去。時衛河暴漲。洪波直瀉。洶涌有聲。一糧艘張雙帆順流來。急如激箭。觸渡船。碎如齏。粉衆人並沒。惟此叟存。乃轉怒爲喜。合掌誦佛號。問其何適。曰。昨聞有族弟得二十金。鬻童養媳爲人妾。以今日成券。急質田得金。如其數。賞之往贖耳。衆同聲曰。此一擊神所使也。促換渡船送之。過時。余方十歲。但聞爲趙家莊人。惜未問其名姓。此雍正癸丑事。又先太夫人言。滄

州人有逼嫁其弟婦而鬻兩姪女於青樓者。里人皆不平。一日腰金販綠豆。泛巨舟詣天津。晚泊河干。坐船舷濯足。忽西岸一鹽舟。縵索中斷。橫掃而過。兩舷相切。自膝以下。筋骨糜碎如割。號呼數日。乃死。先外祖一僕聞之。急奔告曰。某甲得如是慘禍。真大怪事。先外祖徐曰。此事不怪。若竟不如此。反是怪事。此雍正甲辰乙巳間事。

五

康熙中。獻縣胡維華。以燒香聚眾謀不軌。所居山大城文安一路行。去京師三百餘里。由青縣靜海一路行。去天津二百餘里。維華謀分兵爲二。其一出不意。併程抵京師。其一據天津掠海舟。利則天津之兵亦北趨。不利則遁往天津。登舟泛海去。方部署僞官。事已洩。官軍擒捕圍而火攻之。髻鬣不遺。初維華之父雄於貲。喜周窮乏。亦未爲大惡。鄰村老儒張月坪。有女豔麗。殆稱國色。見而心醉。然月坪端方迂執。無與人爲妾理。乃延之教讀。月坪父母柩在遼東。不得返。恆戚戚。偶言及。卽捐金使扶歸。且贈以葬地。月坪田內有橫屍。其讎也。官以謀殺勘。又爲百計申辯。得釋。一日月坪妻攜女歸寧。三子並幼。月坪歸家守門戶。約數日返。乃陰使其黨。夜鍵戶而焚其廬。父子四人並燼。陽爲驚悼。代營喪葬。且時周其妻女。竟依以爲命。或有欲聘女者。妻

必與謀。輒陰沮使不就。久之漸露。求女爲妾。意妻感其惠。欲許之。女初不願。夜夢其父曰。汝不往。吾終不暢吾志也。女乃受命。歲餘生維華。女旋病卒。維華竟覆其宗。

六

文安王氏姨母。先太夫人第五妹也。言未嫁時。坐度帆樓中。遙見河畔一船。有宦家中年婦。伏窗而哭。觀者如堵。乳媪啓後戶往視。言是某知府夫人。晝寢船中。夢其亡女。爲人執縛。宰割呼號慘切。悸而寤。聲猶在耳。似出鄰船。遣婢尋視。則方屠一豚。子瀉血於盎。未竟也。夢中見女。縛足以繩。縛手以紅帶。覆視其前足。信然。益悲愴欲絕。乃倍價贖而瘞之。其僮僕私言。此女十六而歿。存日極柔婉。惟嗜食雞。每飯必具。或不具則不舉箸。每歲恆割雞七八百。蓋殺業云。

七

胡御史牧亭言。其里有人畜一豬。見鄰叟輒瞋目狂吼。奔突欲噬。見他人則否。鄰叟初甚怒之。欲買而啖其肉。既而憬然省曰。此殆佛經所謂夙冤耶。世無不可解之冤。乃以善價贖得。送佛寺爲長生豬。後再見之。弭耳暱就。非復曩態矣。嘗見孫重畫伏虎應真。有巴西李衍題曰。至人騎猛虎。收之猶重。豈伊本馴良。道力消其戾。乃知

天地間。有情皆可契。共保金石心。無爲多畏忌。可爲此事作解也。

八

雍正壬子。有宦家子婦。素無勃譎狀。突狂電穿牖。如火光激射。雷楔貫心而入。洞左脅而出。其夫亦爲雷焰燔燒。背至尻皆焦黑。氣息僅屬。久之乃蘇。顧婦尸泣曰。我性剛勁。與母爭論。或有之。爾不過私訴抑鬱。背燈掩淚而已。何雷之誤中爾耶。是未知律重主謀。幽明一也。

九

先祖母張太夫人。畜一小花犬。羣婢患其盜肉。陰搯殺之。中一婢曰柳意。夢中恆見此犬來齧。睡輒嚙語。太夫人知之。曰。羣婢共殺犬。何獨銜冤於柳意。此必柳意亦盜肉。不足服其心也。考問果然。

一〇

余一侍姬。平生未嘗出詈語。自云親見其祖母善詈。後了無疾病。忽舌爛至喉。飲食言語皆不能。宛轉數日而死。

一一

事皆前定。豈不信然。戊子春。余爲人題蕃騎射獵圖。曰。白草粘天。野獸肥。彎弧愛爾馬如飛。何當快飲黃羊血。一上天山雪打圍。是年八月。竟從軍於西域。又董文恪公名邦達。字季存。清浙江富陽人。官至禮部尚書。嘗爲余作秋林覓句圖。余至烏魯木齊城。西有深林。老木參雲。彌亙數十里。前將軍伍公彌泰建一亭於中。題曰秀野。散步其間。宛然前畫之景。辛卯還京。因自題一絕句。曰。霜葉微黃石骨青。孤吟自怪太零丁。誰知早作西行讖。老木寒雲秀野亭。

一一

景城西偏。有數荒冢。將平矣。小時過之。老僕施祥。指曰。是卽周某子孫。以一善延三世者也。蓋前明崇禎末。河南山東大旱。蝗草根木皮皆盡。乃以人爲糧。官吏弗能禁。婦女幼孩。反接鬻於市。謂之菜人。屠者買去。如割羊豕。周氏之祖。自東昌商販歸。至肆午餐。屠者曰。肉盡。請少待。俄見曳二女子入廚下。呼曰。客待久。可先取一蹄來。急出止之。聞長號一聲。則一女已生。斷右臂。宛轉地上。一女戰慄無人色。見周。並哀呼。一求速死。一求救。周惻然心動。並出貲贖之。一無生理。急刺其心死。一攜歸。因無子。納爲妾。竟生一男。右臂有紅絲。自腋下繞肩胛。宛然斷臂女也。後傳三世。乃絕。皆言。

周本無子。此三世乃一善所延云。

一三

董文恪公爲少司空時。云昔在富陽村居。有村叟坐鄰家。聞讀書聲。曰貴人也。請相見。諦觀再四。又問八字干支。沈思良久。曰君命相皆一品。當某年得知縣。某年署大縣。某年實授。某年遷通判。某年遷知府。某年由知府遷布政。某年遷巡撫。某年遷總督。善自愛。他日知吾言不謬也。後不再見此叟。其言亦不驗。然細較生平。則所謂知縣。乃由拔貢得戶部七品官也。所謂調署大縣。乃庶吉士也。所謂實授。乃編修也。所謂通判。乃中允也。所謂知府。乃侍讀學士也。所謂布政使。乃內閣學士也。所謂巡撫。乃工部侍郎也。品秩皆符。其年亦皆符。特內外異途耳。是其言驗而不驗。不驗而驗。惟未知總督如何。後公以其年拜禮部尙書。品秩仍符。按推算干支。或奇驗。或全不驗。或半驗。半不驗。余嘗以聞見最確者。反覆深思。八字貴賤貧富。特大略如是。其間乘除盈縮。略有異同。無錫鄒小山。名一桂。字原敬。雍正進士。官禮部侍郎。先生夫人。與安州陳密山。名榮。字廷彥。康熙進士。官貴州布政使。先生夫人。八字干支並同。小山先生官禮部侍郎。密山先生官貴州布政使。均二品也。論爵。布政不及侍郎之尊。論祿。則侍郎不及布政之厚。互相補

矣。二夫人並壽考。陳夫人早寡。然晚歲康強安樂。鄒夫人白首齊眉。然晚歲喪明。家計亦薄。又相補矣。此或疑地有南北。時有初正也。余第六姪與奴子劉雲鵬。生時祇隔一牆。兩窗相對。兩兒並落蓐啼。非惟時同刻同。乃至分秒亦同。姪至十六歲而夭。奴子今尚在。豈非此命所賦之祿。祇有此數。姪生長富貴。消耗先盡。奴子生長貧賤。消耗無多。祿尙未盡耶。盈虛消息。理固如斯。俟知命者更詳之。

一四

曾伯祖光吉公。康熙初官鎮番守備。云有李太學妻。恆虐其妾。怒輒灑下衣鞭之。殆無虛日。里有老媪能入冥。所謂走無常者是也。規其妻曰。娘子與是妾有夙冤。然應償二百鞭耳。今妒心熾盛。鞭之殆過十餘倍。又負彼債矣。且良婦受刑。雖官法不灑衣。娘子必使裸露以示辱。事太快意。則干鬼神之忌。娘子與我厚。竊見冥籍。不敢不相聞。妻哂曰。死媪謾語。欲我釀解取錢耶。會經略莫落。遣王輔臣之變。莫落姓伊爾根。雙羅氏。滿洲王紅旗人。清康熙十二年。吳三桂叛。提督王輔臣陰懷亂。黨蜂起。李歿於兵。妾為異志。唆其衆二千。曠餉。攻莫落於寧光。狀之。遂附於三桂。副將韓公所得。喜其明慧。寵專房。韓公無正室。家政遂操於妾。妻為賊所掠。賊破被俘。分賞將士。恰歸韓公。妾蓄以為婢。使跪於堂而語之曰。爾能受我指揮。每日晨起。

先跪收臺前。自解下衣。伏地受五鞭。然後供役。則貸爾命。否則爾爲賊黨。妻殺之無禁。當寸寸鬻爾。飼犬豕。妻憚死失志。叩首願遵教。然妾不欲其遽死。鞭不甚毒。俾知痛楚而已。年餘乃以他疾死。計其鞭數適相當。此婦真頑鈍無恥哉。亦鬼神所忌。陰奪其魄也。此事韓公不自諱。且舉以明果報。故人知其詳。

一五

先姚安公

紀文達公父。名容舒。官雲南姚安府知府。

性嚴峻。門無雜賓。

一日與一襪縷人對語。呼余兄弟

與爲禮。曰。此宋曼珠曾孫。不相聞久矣。今乃見之。明季兵亂。汝曾祖年十一。流離戈馬間。賴宋曼珠得存也。乃爲委曲謀生計。因戒余兄弟曰。義所當報。不必談因果。然因果實亦不爽。昔某公受人再生恩。富貴後。視其子孫。替漢如陌路。後病困。方服藥。恍惚見其人。手授二札。皆未封。視之。則當年乞教書也。覆杯於地曰。吾死晚矣。是夕卒。

一六

沈椒園先生爲鼇峯書院山長時。

沈椒園名廷芳。清浙江仁和人。官至按察使。

見示高邑趙忠毅公舊硯。

明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。熹宗時爲吏部尚書。

額有東方未明之硯六字。背有銘曰。殘月熒熒。太白睽睽。雞

三號更五點。此時拜疏擊大奄事成策汝功。不成同汝貶。蓋劾魏忠賢時。明宦官魏忠賢。肅寧人。熹宗時擅朝政。跋扈甚。

用此硯草疏也。末有小字一行。題門人王鐸書。鐸字覺斯。河南孟津人。明天啓間翰林。弘光時召入內閣。後降清。仕至尚書。

此行遺未鐫。而黑痕深入石骨。乾則不見。取水濯之。則五字炳然。相傳初令鐸書此銘。未及鐫而難作。後在戍所乃鐫之。語工勿鐫此一行。然閱一百餘年。滌之不去。其事頗奇。或曰忠毅嫉惡嚴。漁洋山人筆記。清王士禛字貽上。號阮亭。別自號漁洋山人。

鐸人品日下。書品亦日下。然則忠毅先有所見矣。削其名。擯之也。滌之不去。欲著其嘗為忠毅所擯也。天地鬼神恆於一事偶露其巧。使人知警。是或然歟。

一七

乾隆庚午。官庫失玉器。勘諸苑戶。苑戶常明對簿時。忽作童子聲曰。玉器非所竊。人則真所殺。我即所殺之魂也。問官大駭。移送刑部。姚安公時為江蘇司郎中。與余公文儀等同鞠之。魂曰。我名二格。年十四。家在海淀。父曰李星望。前歲上元。常明引我觀燈歸。夜深人寂。常明戲調我。我力拒。且言歸當訴諸父。常明遂以衣帶勒我死。埋河岸下。父疑常明匿我。控諸巡城。送刑部。以事無左證。議別緝真兇。我魂恆隨常明行。但相去四五尺。即覺熾如烈燄。不得近。後熱稍減。漸近至二三尺。又漸近至尺許。

昨乃都不覺熱。始得附之。又言初訊時。魂亦隨至刑部。指其門乃廣西司。按所言月日。果檢得舊案。問其尸云。在河岸第幾柳樹旁。掘之亦得。尙未壞。呼其父使辨識。長慟曰。吾兒也。以事雖幻。杏而證驗皆真。且訊問時。呼常明名。則忽似夢醒。作常明語。呼二格名。則忽似昏醉。作二格語。互辯數四。始款伏。又父子絮語家事。一一分明。獄無可疑。乃以實狀上聞。論如律。命下之日。魂喜甚。本賣糕爲活。忽高唱賣糕一聲。父泣曰。久不聞此。宛然生時聲也。問兒當何往。曰。吾亦不知。且去耳。自是再問常明。不復作二格語矣。

一八

先姚安公有僕。貌謹厚而最有心計。一日。乘主人急需。飾詞邀勒。得贏數十金。其婦亦悻悻自好。若不可犯。而陰有外遇。久欲與所歡逃。苦無資斧。既得此金。卽盜之。同遁。越十餘日。捕獲。夫婦之姦。乃並敗。余兄弟甚快之。姚安公曰。此事何巧。相牽引。一至於斯。殆有鬼神顛倒其間也。夫鬼神之顛倒。豈徒博人一快哉。凡以示戒云爾。故遇此種事。當生警惕心。不可生歡喜心。甲與乙爲友。甲居下口。乙居泊鎮。相距三十里。乙妻以事過甲家。甲醉以酒而留之宿。乙心知之。不能言也。反致謝焉。甲妻渡河。

覆舟。隨急流至乙門前。爲人所拯。乙識而扶歸。亦醉以酒而留之宿。甲心知之。不能言也。亦反致謝焉。其鄰媪陰知之。合掌誦佛曰。有是哉。吾知懼矣。其子方佐人誣訟。急自往呼之歸。汝曹如此媪可也。

一九

河間馮樹枏。粗通筆札。落拓京師十餘年。每遇機緣。輒無成就。于祈於人。率口惠而實不至。窮愁抑鬱。因祈夢於呂仙祠。夜夢一人語之曰。爾無恨人情薄。此因緣爾所自造也。爾過去生中。喜以虛詞博長者名。遇有善事。心知必不能舉也。必再三慫恿。使人感爾之贊成。遇有惡人心。知必不可貸也。必再三申雪。使人感爾之拯救。雖於人無所損益。然恩皆歸爾。怨必歸人。機巧已爲太甚。且爾所贊成拯救。皆爾身在局外。他人任其利害者也。其事稍稍涉於爾。則退避惟恐不速。坐視其人之焚溺。雖一舉手之力。亦憚煩不爲。此心尙可問乎。由是思維。人於爾貌合而情疎。外關切而心漠視。宜乎不宜。鬼神之責人。一二行事之失。猶可以善抵。至罪在心術。則爲陰律所不容。今生已矣。勉修未來可也。後果寒餓以終。

景城南有破寺。四無居人。惟一僧攜二弟子司香火。皆蠢蠢如村傭。見人不能爲禮。然譎詐殊甚。陰市松脂。煉爲末。夜以紙捲燃火。撒空中。焰光四射。望見趨問。則師弟鍵戶酣寢。皆曰不知。又陰市戲場佛衣。作菩薩羅漢形。月夜或立屋脊。或隱映寺門樹下。望見趨問。亦云無觀。或舉所見語之。則合掌曰。佛在西天。到此破落寺院。何爲官司。方禁白蓮教。與公無難。何必造此語禍我。人益信爲佛示現。僧施日多。然寺日頽敝。不肯葺。一瓦一椽。曰。此方人喜作蜚語。每言此寺多妖異。再一莊嚴。惑衆者益藉口矣。積十餘年。漸致富。忽盜瞰其室。師弟並拷死。罄其貲去。官檢所遺囊篋。得松脂戲衣之類。始悟其姦。此前明崇禎末事。先高祖厚齋公曰。此僧以不蠱惑爲蠱惑。亦至巧矣。然蠱惑所得。適以自戕。雖謂之至拙可也。

二二

先太夫人乳媪廖氏言。滄州馬落坡。有婦以賣麵爲業。得餘麵以養姑。貧不能畜驢。恆自轉磨。夜夜徹四鼓。姑歿後。上墓歸。遇二少女於路。迎而笑曰。同住二十餘年。頗相識否。婦錯愕。不知所對。二女曰。嫂勿訝。我姊妹皆狐也。感嫂孝心。每夜助嫂轉磨。不意爲上帝所嘉。緣是功行。得證正果。今嫂養姑事畢。我姊妹亦登仙去矣。敬來道

別並謝提攜也。言訖其去如風。轉瞬已不見。婦歸再轉其磨。則力幾不勝。非宿昔之旋運自如矣。

二二

烏魯木齊。譯言好圍場也。余在是地時。有筆帖式名烏魯木齊。計其命名之日。在平定西域前二十餘年。自言初生時。父夢其祖語曰。爾所生子。當名烏魯木齊。併指畫其字以示。覺而不省爲何語。然夢甚了了。姑以名之。不意今果至此。意將終此乎。後遷印房主事。果卒於官。計其自從征至卒。始終未嘗離此地。事皆前定。豈不信夫。

二三

先祖有小奴名大月。年十三四。嘗隨村人罩魚河中。得一大魚。長幾二尺。方手舉以示衆。魚忽撥刺掉尾。擊中左頰。仆水中。衆怪其不起。試扶之。則血縷浮出。有破碗在泥中。鋒銛如刃。刺其太陽穴矣。先是其母夢是奴爲人執縛俎上。屠割如羊豕。似尙有餘恨。醒而惡之。恆戒以毋與人鬪。不虞乃爲魚所擊。佛氏所謂夙生中負彼命耶。

二四

莊學士木亭。少隨父書石先生泊舟江岸。夜失足落江中。舟人弗知也。漂蕩間。聞人

語曰。可救起福建學院。此有關係。勿草草。不覺已還掛本舟舵尾上。呼救得免。後果督福建學政。赴任時。舉是事語余曰。吾其不返乎。余以立命之說勉之。竟卒於官。又其兄方耕少宗伯。雍正庚戌在京邸。遇地震。壓於小街中。適兩牆對圮。相拄如人字帳形。坐其中一晝夜。乃得掘出。豈非死生有命乎。

二五

先太夫人言。滄州有轎夫田某。母病患厥將殆。聞景和鎮一醫有奇藥。相距百餘里。味爽狂奔去。薄暮已狂奔歸。氣息僅屬。然是夕衛河暴漲。舟不敢渡。乃仰天大號。淚隨聲下。衆雖哀之而無如何。忽一舟子解纜呼曰。倘有神理。此人不溺。來。吾渡爾。奮然鼓楫。橫衝白浪而行。一彈指頃。已抵東岸。觀者皆合掌誦佛號。先姚安公曰。此舟子信道之篤。過於儒者。

二六

辛彤甫先生。官宜陽知縣時。有老叟投牒曰。昨宿東城門外。見緹鬼五六。自門隙而入。恐是求代。乞示諭百姓。僕妾勿陵虐。債負勿逼索。諸事互讓。勿爭鬪。庶鬼無所施其技。先生震怒。答而逐之。老叟亦不怨悔。至階下拊膝曰。惜哉此五六命。不可救矣。

越數日。城內報縊死者四。先生大駭。急呼老叟問之。老叟曰。連日昏昏。都不記憶。今乃知曾投此牒。豈得罪鬼神。使我受笞耶。是時此事喧傳。家家爲備。縊而獲解者果二。一婦爲姑所虐。姑痛自悔。艾一迫於逋欠。債主立爲焚券。皆得不死。乃知數雖前定。苟能盡人力。亦必有一二之挽回。又知人命至重。鬼神雖前知其當死。苟一綫可救。亦必轉借人力以救之。蓋氣運所至。如嚴冬風雪。天地亦不得不然。至披裘禦雪。墜戶避風。則聽諸人事。不禁其自爲。

二七

獻縣史某。佚其名。爲人不拘小節。而落落有直氣。視齷齪者蔑如也。偶從博場歸。見村民夫婦子母相抱泣。其鄰人曰。爲欠豪家債。鬻婦以償。夫婦故相得。子又未離乳。當棄之去。故悲耳。史問所欠幾何。曰三十金。所鬻幾何。曰五十金。與人爲妾。問可贖乎。曰券甫成。金尙未付。何不可贖。卽出博場所得七十金授之。曰三十金償債。四十金持以謀生。勿再鬻也。夫婦德史甚。烹雞留飲。酒酣。夫抱兒出。以目示婦。意令薦枕以報。婦頷之。語稍狎。史正色曰。史某半世爲盜。半世爲捕役。殺人曾不眨眼。若危急中汚人婦女。則實不能爲。飲啖訖。掉臂徑去。不更一言。半月後。所居村夜火。時秋穫

方畢。家家屋上屋下。柴草皆滿。茅簷榭離。斯須四面皆烈。燄度不能出。與妻子瞑坐待死。恍惚聞屋上遙呼曰。東岳有急牒。史某一家並除名。割然有聲。後壁半圯。乃左挈妻。右抱子。一躍而出。若有翼之者。火熄後。計一村之中。熬死者九。鄰里皆合掌曰。昨尙竊笑汝癡。不意七十金乃贖三命。余謂此事見佑於司命。捐金之功十之四。拒色之功十之六。

二八

姚安公官刑部。日德勝門外有七人同行劫。就捕者五矣。惟王五金大牙二人未獲。王五逃至鄒縣。路阻深溝。惟小橋可通一人。有健牛怒目當道臥。近輒奮觸。退覓別途。乃猝與邏者遇。金大牙逃至清河橋北。有牧童驅二牛擠仆泥中。怒而角鬪。清河去京近。有識之者。告里胥。縛送官。二人皆回民。皆業屠牛。而皆以牛敗。豈非宰割慘酷。雖畜獸亦含怨毒。厲氣所憑。借其同類以報哉。不然。遇牛觸仆。猶事理之常。無故而當橋。誰使之也。

二九

戈太僕仙舟言。乾隆戊辰。河間西門外橋上。雷震一人死。端跪不仆。手擎一紙。裏雷

火弗爇。驗之皆砒霜。莫明其故。俄其妻聞信至。見之不哭。曰。早知有此。恨其晚矣。是嘗誑諱老母。昨忽萌惡念。欲市砒霜毒母死。吾泣諫一夜。不從也。

三〇

余長女適德州盧氏。所居曰紀家莊。嘗見一人臥溪畔。衣敗絮。呻吟。視之則一毛孔中有一虱。喙皆向內。後足皆鉤于敗絮。不可解。解之則痛徹心髓。無可如何。竟坐視其死。此殆夙孽所報歟。

三一

廖姥。青縣人。母家姓朱。爲先太夫人乳母。年未三十而寡。誓不再適。依先太夫人終其身。歿時年九十有六。性嚴正。遇所當言。必侃侃與先太夫人爭。先姚安公亦不以常媪遇之。余及弟妹。皆隨之眠食。飢飽寒暑。無一不體察。周至。然稍不循禮。卽遭呵禁。約束僕婢。尤不少假借。故僕婢莫不陰憾之。顧司筭鑰。理庖廚。不能得其毫髮私。亦竟無如何也。嘗攜一童子。自親串家通問歸。已薄暮矣。風雨驟至。趨避於廢圃破屋中。雨入夜未止。遙聞牆外人語曰。我方投汝屋避雨。汝何以冒雨坐樹下。又聞樹下人應曰。汝毋多言。廖家節婦在屋內。遂寂然。後童子偶述其事。諸僕婢皆曰。人不

近情。鬼亦惡而避之也。嗟乎。鬼果惡而避之哉。

三三

閩中某夫人喜食貓。得貓則先貯石灰於罌。投貓於內。而灌以沸湯。貓爲灰氣所蝕。毛盡脫落。不煩搨治。血盡歸於臟腑。肉白瑩如玉。云味勝雞雛十倍也。日日張網設機。所捕殺無算。後夫人病危。呦呦作貓聲。越十餘日乃死。盧觀察攜吉嘗與鄰居。攜吉子蔭文。余婿也。嘗爲余言之。因言景州一宦家子。好取貓犬之類。拗折其足。捩之向後。觀其下子跳號以爲戲。所殺亦多。後生子女。皆足踵反向前。又余家奴子王發。善鳥銃。所擊無不中。日恆殺鳥數十。惟一子。名濟寧州。其往濟寧州時所生也。年已十一二。忽徧體生瘡。如火烙痕。每一瘡內有一鐵子。竟不知何由而入。百藥不痊。竟以絕嗣。殺業至重。信夫。

三三

侍姬之母沈媼言。高川有丐者。與母妻居一破廟中。丐夏月拾麥斗餘。囑妻磨麪。以供母妻。匿其好麪。以粗麪洩穢水。作餅與母食。是夕大雷雨。黑暗中妻忽噉然一聲。丐起視之。則有巨蛇自口入。齧其心死矣。丐曳而埋之。沈媼親見蛇尾垂其胸臆間。

長二尺餘云。

三四

某公之卒也。所積古器。寡婦孤兒。不知其值。乞其友估之。友故高其價。使久不售。俟其窘極。乃以賤價取之。越二載。此友亦卒。所積古器。寡婦孤兒。亦不知其值。復有所契之友。效其故智。取之去。或曰。天道好還。無往不復。效其智者。罪宜滅。余謂此快心之談。不可以立訓也。盜有罪矣。從而盜之。可曰罪滅於盜乎。

三五

屠者許方。卽前所記夜逢醉鬼者也。其屠驢先鑿地爲塹。置板其上。穴板四角爲四孔。陷驢足其中。有買肉者。隨所買多少。以壺注沸湯。沃驢身。使毛脫肉熟。乃剝而取之。云必如是始脍美。越一兩日。肉盡乃死。當未死時。箝其口不能作聲。目光怒突。炯炯如兩炬。慘不可視。而許恬然不介意。後患病。徧身潰爛。無完膚。形狀一如所屠之驢。宛轉茵褥。求死不得。哀號四五十日。乃絕。病中痛自悔責。囑其子志學。急改業。方死之後。志學乃改而屠豕。余幼時尙見之。今不聞其有子孫。意已殄絕久矣。

三六

張福。杜林鎮人也。以負販爲業。一日。與里豪爭路。豪揮僕推墮石橋下。時河冰方結。觚稜如鋒刃。顛骨破裂。僅奄奄存一息。里胥故賺豪。遽聞於官。官利其財。獄頗急。福陰遣母謂豪曰。君償我命。與我何益。能爲我養老母幼子。則乘我未絕。我到官言。失足墮橋下。豪諾之。福粗知字義。尙能忍痛自書狀。生供鑿鑿。官吏無如何也。福死之後。豪竟負約。其母屢控於官。終以生供有據。不能直。豪後乘醉夜行。亦馬蹶墮橋死。皆曰。是負福之報矣。先姚安公曰。甚哉。治獄之難也。而命案尤難。有頂兇者。甘爲人代死。有賄和者。甘鬻其所親。斯已猝不易詰矣。至於被殺之人。手書供狀。云非是人之所殺。此雖臯陶聽之。不能入其罪也。倘非負約不償。致遭鬼殛。則竟以財免矣。訟情萬變。何所不有。司刑者。可據理率斷哉。

三七

羅與賈比屋而居。羅富賈貧。羅欲併賈宅而勒其值。以售他人。羅又陰撓之。久而益窘。不得已。減值售羅。羅經營改造。土木一新。落成之日。盛筵祭神。紙錢甫燃。忽狂風捲起。著梁上。烈焰驟發。煙煤迸散。如雨落。彈指間。寸椽不遺。併其舊廬。蕪焉。方火起時。衆手交救。羅拊膺止之。曰。頃火光中。吾恍惚見賈之亡父。是其怨毒之所爲。救無

益也。吾悔無及矣。急呼賈子至。以腴田二十畝。書券贈之。自是改行從善。竟以壽考終。

三八

佃戶二曹。婦悍甚。動輒訶詈風雨。詬誶鬼神。鄰鄉里閭。一語不合。卽揜袖露臂。攜二搗衣杵。奮呼跳擲如虓虎。一日。乘陰雨出竊麥。忽風雷大作。巨雹如鵝卵。已中傷仆地。忽風捲一五斗栲栳墮其前。頂之得不死。豈天亦畏其橫歟。或曰。是雖暴戾。而善事其姑。每與人鬪。姑叱之輒弭伏。姑批其頰。亦跪而受。然則遇難不死。有由矣。孔子曰。夫孝。天之經也。地之義也。豈不然乎。

三九

護持寺。在河間東四十里。有農夫于某。家小康。一夕。于外出。劫盜數人。從屋檐躍下。揮巨斧破扉。聲了了然。家惟婦女弱小。伏枕戰栗。聽所爲而已。忽所畜二牛。怒吼躍入。奮角與盜鬪。挺刃交下。鬪愈力。盜竟受傷。狼狽去。蓋乾隆癸亥。河間大飢。畜牛者不能芻秣。多鬻于屠市。是二牛至屠者門。哀鳴伏地。不肯前。于見而心惻。解衣質錢贖之。忍凍而歸。牛之救死。固宜。惟盜在內室。牛在外。牛何以知有警。且牛非矯捷。

之物。外扉堅閉。何以能一躍踰牆。此必有使之者矣。非鬼神之爲而誰爲之。此乙丑冬。在河間歲試。劉東堂爲余言。東堂卽護持寺人。云親見二牛。各身被數刃也。

四〇

先四叔父栗甫公。一日往河城探友。見一騎飛馳向東北。突掛柳枝而墮。衆趨視之。氣絕矣。食頃。一婦號泣來。曰。姑病無藥餌。步行一晝夜。向母家借得衣飾數事。不料爲騎馬賊所奪。衆引視墮馬者。時已復蘇。婦呼曰。正是人也。其袱擲於道旁。問袱中衣飾之數。墮馬者不能答。婦所言。啓視一一合。墮馬者乃伏罪。衆以白晝劫奪。罪當縲首。將執送官。墮馬者叩首乞命。願以懷中數十金。予婦自贖。婦以姑病危急。亦不願涉訟庭。乃取其金而縱之去。叔父曰。果報之速。無速於此事者矣。每一念及。覺在在處處有鬼神。

四一

齊舜庭。前所記劇盜齊大之族也。最剽悍。能以繩繫刀柄。擲傷人於兩三丈外。其黨號之曰飛刀。其鄰曰張七。舜庭故奴視之。強售其住屋。廣馬廐。且使其黨恐之。曰。不速遷。禍立至矣。張不得已。攜妻女倉皇出。莫知所適。乃詣神祠禱曰。小人不幸。爲劇

盜逼窮迫無路。敬植杖神前。視所向而往。杖仆向東北。乃逆邇行。乞至天津。以女嫁竈丁。助之曬鹽。粗能自給。三四載後。舜庭劫餉事發。官兵圍捕。黑夜乘風雨脫免。念其黨有在商舶者。將投之。泛海去。晝伏夜行。竊瓜果爲糧。幸無覺者。一夕。饑渴交迫。遙望一燈熒然。試叩門。一少婦凝視久之。忽呼曰。齊舜庭在此。蓋追緝之牒。已急遞至天津。立賞格募捕矣。衆丁聞聲畢集。舜庭手無寸刃。乃弭首就擒。少婦卽張七之女也。使不迫逐。七至是。則舜庭已變服。人無識者。地距海口。僅數里。竟揚帆去矣。

四二

辛卯春。余自烏魯木齊歸。至巴里坤。老僕咸寧。據鞍睡大霧中。與衆相失。誤循野馬蹄迹。入亂山中。迷不得出。自分必死。偶見崖下伏尸。蓋流人逃竄凍死者。背束布囊。有餘糧。寧藉以療飢。因拜祝曰。我埋君骨。君有靈。其導我馬行。乃移尸巖竇中。遇亂石。堅窄。惘惘然信馬行。越十餘日。忽得路。出山。則哈密境矣。哈密游擊徐君。在烏魯木齊舊相識。因投其署。以待余。余遲兩日始至。相見如隔世。此不知鬼果有靈。導之以出。或神以一念之善。佑之使出。抑偶然僥倖而得出。徐君曰。吾寧歸功於鬼神。爲庵。請埋諸者。同也。

四三

庚午四月。先太夫人病革時。語子孫曰。舊聞地下眷屬。臨終時一一相見。今日果然。幸我平生。尙無愧色。汝等在世。家庭骨肉。當處處留將來相見地也。姚安公曰。聰明絕特之士。事事皆能知。而獨不知人有死。經綸開濟之才。事事皆能計。而獨不能爲死時計。使知人有死。一切作爲。必有索然自返者。使能爲死時計。一切作爲。必有悚然自止者。惜求諸六合之外。失諸眉睫之前也。

四四

州縣官長隨。姓名籍貫。皆無一定。蓋預防姦賊敗露。使無可蹤跡追捕也。姚安公嘗見房師石窗陳公一長隨。自稱山東朱文。後再見於高淳令梁公潤堂家。則自稱河南李定。梁公頗倚任之。臨啓程時。此人忽得異疾。乃託姚安公暫留於家。約痊時續往。其疾自兩足趾寸寸潰腐。以漸而上。至胸膈穿漏而死。死後檢其囊篋。有小冊作蠅頭字。記所閱凡十七官。每官皆疏其陰事。詳載某時某地。某人與聞。某人旁觀。以及往來書札。讞斷案牘。無一不備錄。其同類有知之者。曰。是嘗挾制數官矣。其妻亦某官之侍婢。盜之竊逃。置一函於几上。官竟弗敢追也。今得是疾。豈非天道哉。霍丈

易書曰。此輩依人門戶。本爲舞弊而來。譬彼養鷹。斷不能責以食穀。在主人善駕馭耳。如喜其便捷。委以耳目腹心。未有不倒持干戈。授人以柄者。此人不足責。吾責彼十七官也。姚安公曰。此言猶未揣其本。使十七官者絕無陰事之可書。雖此人日日橐筆。亦何能爲哉。

四五

理所必無者。事或竟有。然究亦理之所有也。執理者自太固耳。獻縣近歲有二事。一爲韓守立妻俞氏。事祖姑至孝。乾隆庚辰。祖姑失明。百計醫禱。皆無驗。有點者給以刲肉燃燈。祈神佑。則可速瘳。婦不知其給也。竟刲肉燃之。越十餘日。祖姑目竟復明。夫受給亦愚矣。然惟愚故誠。惟誠故鬼神爲之格。此無理而有至理也。一爲丐者王希聖。足雙攣。以股代足。以肘撐之行。一日於路得遺金二百。移橐匿草間。坐守以待覓者。俄商家林人張際飛。倉皇尋至。叩之。語相符。舉以還之。際飛請分取。不受。延至家議。養贍終其身。希聖曰。吾形殘廢。天所罰也。違天坐食。將必有大咎。毅然竟去。後困臥裴聖公祠下。忽有醉人曳其足。痛不可忍。醉人去後。足已伸矣。由是遂能行。至乾隆己卯乃卒。際飛故先祖門客。余猶及見。自述此事甚詳。蓋希聖爲善宜受報。而

以命自安。不受人報。故神代報焉。非似無理而亦有至理乎。戈芥舟前輩嘗載此二事於縣志。講學家頗病其語怪。余謂芥舟此志。惟崑仙聯句。及王生殤子二條。偶不割愛耳。全書皆體例謹嚴。具有史法。其載此二事。正以見匹夫匹婦足感神明。用以激發善心。砥礪薄俗。非以小說家言濫登輿記也。漢建安中。河間太守劉照妻。歲麩。瑣事載錄。異傳。晉武帝時。河間女子。剖棺再活事。載搜神記。皆獻邑故實。何嘗不刪薙其文哉。

四六

先叔儀南公言。有王某曾某素相善。王豔曾之婦。乘曾爲盜所誣。引陰賄吏斃於獄。方營求媒妁。意忽自悔。遂輟其謀。擬爲作功德解冤。旣而念佛法有無未可知。乃迎曾父母妻子於家。奉養備至。如是者數年。耗其家資之半。曾父母意不自安。欲以婦歸王。王固辭。奉養益謹。又數年。曾母病。王待湯藥。衣不解帶。曾母臨歿。曰。久荷厚恩。來世何以爲報乎。王乃叩首流血。具陳其實。乞冥府見曾爲解釋。母慨諾。曾父亦手作一札。納曾母袖中。曰。死果見兒。以此付之。如再修怨。黃泉下無相見也。後王爲曾母營葬。督工勞倦。假寐曠側。忽聞耳畔大聲曰。冤則解矣。爾有一女忘之乎。惕然而

寤。遂以女許嫁其子。後竟得善終。以必不可解之冤。而感以不能不解之情。真狡黠人哉。然如是之冤。猶可解。知無不可解之冤矣。亦足爲悔罪者勸也。

四七

從兄旭升言。有丐婦甚孝其姑。嘗飢踣於路。而手一盂飯不肯釋。曰姑未食也。自云初亦僅隨姑乞食。聽指揮而已。一日同棲古廟。夜聞殿上厲聲曰。爾何不避孝婦。使受陰氣發寒熱。一人稱手捧急檄。倉卒未及覩。又聞叱責曰。忠臣孝子。頂上神光照數尺。爾豈盲耶。俄聞鞭箠呼號聲。久之乃寂。次日至村中。果聞一婦饁田。爲旋風所撲。患頭痛。問其行事。果以孝稱。自是感動。事姑恆恐不至云。

四八

董曲江言。鄰縣一嫠婦。夏夜爲盜撬窗入。乘其睡污之。醒而驚呼。則逸矣。憤恚病卒。竟不得賊之主名。越四載餘。村民李十雷震死。一媪合掌誦佛曰。某婦之冤雪矣。當其呼救之時。吾親見李十踰牆出。畏其悍而不敢言也。

四九

飲人蔣紫直。流寓獻縣程家莊。以醫爲業。有解砒毒方。用之十全。然必邀取重貲。不

滿所欲。則坐視其死。一日暴卒。見夢於居停主人曰。吾以耽利之故。誤人九命矣。死者訴於冥司。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。今將赴轉輪。賂鬼卒得來見君。以此方奉授。君能持以活一人。則我少受一世孽報也。言訖。涕泣而去。曰。吾悔晚矣。其方以防風一兩研末。水調服之而已。無他祕藥也。又聞諸沈丈豐功曰。冷水調石膏。解砒毒如神。沈丈平生不妄語。其方當驗。

五〇

楊主事諱。余甲辰典試所取士也。相法及推算八字五星。皆有驗。官刑部時。與阮吾山共事。忽語人曰。以我法論。吾山半月內。當爲刑部侍郎。不缺員。是何故耶。次日堂參後。私語同官曰。杜公缺也。旣而杜凝臺。果有伊犁之役。一日倉皇乞假歸。來辭。余問何匆遽。乃爾曰。家惟一子侍老父。今推子某月當死。恐老父過哀。故急歸耳。是時尙未至死期。後詢其鄉人。果如所說。尤可異也。余嘗問以子平家謂命有定。堪輿家謂命可移。究誰爲是。對曰。能得吉地卽是命。誤葬凶地亦是命。其理一也。斯言可謂得其通矣。

五一

交河蘇斗南。雍正癸丑會試歸。至白溝河。與一友遇於酒肆中。友方罷官。飲酣後。牢騷抑鬱。恨善惡之無報。適一人褶褲急裝。繫馬於樹。亦就對坐。側聽良久。揖其友而言曰。君疑因果有爽耶。夫好色者必病。嗜博者必貧。勢也。劫財者必誅。殺人者必抵理也。同好色而稟有強弱。同嗜博而技有工拙。則勢不能齊。同劫財而有首有從。同殺人而有誤有故。則理宜別論。此中之消息微矣。其間功過互償。或以無報爲報。罪福未盡。或有報而不卽報。毫釐比較。益微乎微矣。君執目前所見而疑天道之難明。不亦顛乎。且君亦何可怨天道。君命本當以流外出身。官至七品。以君機械多端。伺察多術。工於趨避。而深於擠排。遂削減爲八品。君遷八品之時。自謂以心計巧密。由九品而降。不知正以心計巧密。由七品而降也。因附耳密語。語訖。大聲曰。君忘之乎。友駭汗浹背。問何以能知。微笑曰。豈獨我知。三界孰不知。掉頭上馬。惟見黃塵滾滾。然斯須滅迹。

五二

從兄萬周言。交河有農家婦。每歸寧。輒騎一驢往。驢甚健而馴。不待人控引卽知路。或其夫無暇。卽自騎以行。未嘗有失。一日歸稍晚。天陰月黑。不辨東西。驢忽橫逸。載

婦徑入秫田中密葉深叢。迷不得返。半夜乃抵一破寺。惟二丐者棲廡下。進退無計。不得已。留與共宿。次日丐者送之還。其夫愧焉。將鬻驢於屠肆。夜夢人語曰。此驢前世盜汝錢。汝捕之急。逃而免。汝囑捕役繫其婦。羈留一夜。今爲驢者盜錢報。載汝婦入破寺者。繫婦報也。汝何必又結來世冤耶。惕然而悟。痛自懺悔。驢是夕忽自斃。

五三

奴子任玉病革時。守視者夜聞窗外牛吼聲。玉駭然而歿。次日共話其異。其婦泣曰。是少年嘗盜殺數牛。人不知也。

五四

洛陽郭石洲言。其鄰縣有翁姑。受富室二百金。鬻寡媳爲妾者。至期強被以綵衣。掖之登車。婦不肯行。則以紅巾反接其手。媒媼擁之坐車上。觀者多太息不平。然婦母族無一人不能先發也。僕夫振轡之頃。婦舉聲一號。旋風暴作。三馬皆驚逸不可止。不趨其家。而趨縣城。飛渡泥淖。如履康莊。雖仄徑危橋。亦不傾覆。至縣衙。乃屹然立。其事遂敗。用知庶女呼天。雷電下擊。非典籍之虛詞。

五五

從舅安公介然曰。厲鬼還寃。見於典記者不一。得於傳聞者亦不一。癸未五月。自鹽山耿家庵還崔莊。乃親見之。其人年約五十餘。戴草笠。著苧衫。以一驢馱襪被。繫河干柳樹下。倚樹而坐。余亦繫馬小憩。忽其人蹶然而起。以手作撐拒狀。曰。害汝命。償汝命耳。何必若是相毆也。支拄良久。語漸模糊不可辨。忽躡身一躍。已汨沒於波浪中矣。同見者十餘人。咸合掌誦佛。雖不知所報何寃。然害命償命。則其所自道也。

五六

奴子紀昌本姓魏。用黃犢子故事。從主姓。少喜讀書。頗嫻文藝。作字亦工楷。最有心計。平生無一事失便宜。晚得奇疾。目不能視。耳不能聽。口不能言。四肢不能動。周身並痿痺。不知痛癢。仰置榻上。塊然如木石。惟鼻息不絕。知其未死。按時以飲食置口中。尚能咀嚼而已。診之。乃六脈平和。毫無病狀。名醫亦無所措手。如是數年。乃死。老僧果成曰。此病身死而心生。爲自古醫經所不載。其業報歟。然此奴亦無大惡。不過務求自利。算無遺策耳。巧者造物之所忌。諒哉。

五七

乾隆己卯。余典山西鄉試。有二卷皆中式矣。一定四十八名。填草榜時。同考官萬泉

呂令灑誤收其卷於衣箱。竟覓不可得。一定五十三名。填草榜時。陰風滅燭者三四。易他卷。乃已。揭榜後。拆視彌封。失卷者。范學敷。滅燭者。李騰蛟也。頗疑二生有陰譴。然庚辰鄉試。二生皆中式。范仍四十八名。李於辛丑成進士。乃知科名有命。先一年亦不可得。彼營營者何爲耶。卽求而得之。亦必其命所應有。雖不求亦得也。

五八

奴子劉琪。畜一牛一犬。牛見犬輒觸。犬見牛輒噬。每鬪至血流不止。然牛惟觸此犬。見他犬則否。犬亦惟噬此牛。見他牛則否。後繫置兩處。牛或聞犬聲。犬或聞牛聲。皆昂首瞑視。後先姚安公官戶部。余隨至京師。不知二物究竟如何也。或曰。禽獸不能言者。皆能記前生。此牛此犬。殆佛經所謂夙冤。今尙相識歟。余謂夙冤之說。鑿然無疑。謂能記前生。則似乎未必。親串中有姑嫂相惡者。嫂與諸小姑皆睦。惟此小姑則如讎。小姑與諸嫂皆睦。惟此嫂則如讎。是豈能記前生乎。蓋怨毒之念。根於性識。一朝相遇。如相反之藥。雖枯根朽草。本自無知。其氣味自能激鬪耳。因果牽纏。無施不報。三生一瞬。可快意於睚眦哉。

五九

東光霍從占言。一富室女。五六歲時。因夜出觀劇。爲人所掠賣。越五六年。掠賣者事敗。供曾以藥迷此女。移檄來問。始得歸。歸時視其肌膚。鞭痕杖痕。剪痕。錐痕。烙痕。燙痕。爪痕。齒痕。徧體如刻畫。其母抱之泣數日。每言及。輒霑襟。先是女自言。主母酷暴無人理。幼時不知所爲。戰慄待死而已。年漸長。不勝其楚。思自裁。夜夢老人曰。爾勿短見。再烙兩次。鞭一百。業報滿矣。果一日。縛樹受鞭。甫及百。而縣吏持符到。蓋其母御婢極殘忍。凡穀餼而侍立者。鮮不帶血痕。回睇一視。則左右無人色。故神示報於其女也。然竟不悛改。後疽發於項。死。子孫今亦式微。從占又云。一宦家婦。遇婢女有過。不加鞭箠。但灑下衣。使露體伏地。自云如蒲鞭之示辱也。後患顛癩。每防守稍疎。輒裸而舞蹈云。

六〇

余在烏魯木齊日。驍騎校薩音綽克圖言。曩守紅山口卡倫。一日將曙。有烏啞啞對戶啼。惡其不吉。引散矢射之。激然有聲。掠乳牛背上過。牛駭而奔。呼數卒急追。入一山坳。遇耕者二人。觸一人仆。扶視無大傷。惟足跛難行。問其家不遠。共舁送歸。入室坐未定。聞小兒連呼有賊。則出助捕。則新逃遺犯韓雲。方踰垣盜食其瓜。因共執焉。

使鳥不對戶啼。則薩音綽克圖不射。薩音綽克圖不射。則牛不驚逸。牛不驚逸。則不觸人仆。不觸人仆。則數卒不至其家。徒一小兒見人盜瓜。其勢必不能執縛。乃輾轉相引。終使受繫伏誅。此鳥之來。豈非有物憑之哉。蓋雲本劇寇。所劫殺者多矣。爾時雖無所覩。實與劉剛遇鬼。因果相同也。

六一

小奴玉保言。特納格爾嚴家。忽一牛入其牧羣。甚肥健。久而無追尋者。詢訪亦無失牛者。乃留畜之。其女年十三四。偶跨此牛往親串家。牛至半途。不循蹊徑。負女度嶺。驀澗。直入亂山。崖陡谷深。墜必糜碎。惟抱牛頸呼號。樵牧者聞聲追視。已在萬峯之頂。漸滅沒於煙靄間。其或飼虎狼。或委谿壑。均不可知矣。皆咎其父貪懷此牛。致罹大害。余謂此牛與此女。合是夙冤。卽驅逐不留。亦必別有以相報也。

六二

里有古氏。業屠牛。所殺不可縷數。後古叟目雙瞽。古媪臨歿時。肌膚潰裂。痛苦萬狀。自言冥司仿屠牛之法宰割我。呼號月餘乃終。侍姬之母沈媪。親覩其事。殺業至重。牛有功於稼穡。殺之業尤重。冥祥記載晉庾紹之事。已有宜勤精進。不可殺生。若不

能都斷。可勿宰牛之語。此牛戒之最古者。宣室志載。夜又與人雜居。則疫生。惟避不食牛人。酉陽雜俎亦載之。今不食牛人。遇疫實不傳染。小說固非盡無據也。

六三

劉香晚言。一孝廉頗善儲蓄而性嗇。其妹家至貧。時逼除夕。炊煙不舉。冒風雪。徒步數十里。乞貸三五金。期明春以其夫館穀償。堅以窘辭。其母涕泣助請。辭如故。母脫簪珥付之去。孝廉如弗聞也。是夕有盜穴壁入。罄所有去。迫於公論。弗敢告官捕。越半載。盜在他縣敗。供曾竊孝廉家。其物猶存十之七。移牒來問。又迫於公論。弗敢認。其婦惜財不能忍。陰遣子往認焉。孝廉內愧。避弗見客者半載。夫母子天性。兄妹至情。以嗇之故。漠如陌路。此真聞之扼腕矣。乃盜遽乘之。使人一快。失而弗敢言。得而弗敢取。又使人再快。至於椎心茹痛。自匿其瑕。復敗於其婦。瑕終莫匿。更使人不勝其快。顛倒播弄。如是之巧。謂非若或使之哉。然能愧不見客。吾猶取其足爲善。充此一愧。雖以孝友聞可也。

六四

恆王府長史東鄂洛。謫居瑪納斯。烏魯木齊之支屬也。一日詣烏魯木齊。因避暑夜

行息馬樹下。遇一人半跪而起。云是戍卒劉青。與語良久。上馬欲行。青曰。有瑣事。乞公寄一語。印房官奴喜兒。欠青錢三百。青今貧甚。宜見還也。次日見喜兒。告以青語。喜兒駭汗如雨。面色如死灰。怪詰其故。始知青久病死。初死時。陳竹山閱其勤慎。以三百錢付喜兒。而酒脯楮錢。貧之。喜兒以青無親屬。遂盡乾沒。事無知者。不虞鬼之見索也。竹山素不信因果。至是悚然曰。此事不誣。此語當非依託也。吾以爲人生作惡。特畏人知。人不及知之處。即可爲所欲爲耳。今乃知無鬼之論。竟不足恃。然則負隱慝者。其可慮也夫。

六五

張鷟朝野僉載曰。張鷟字文成。唐青州刺史。劉仁軌。以海運失船過多。除名爲民。赴遼東効力。遇病。臥平壤城下。褰幕看兵士攻城。有一兵直來前頭背坐。吐之不去。須臾城頭放箭。正中心而死。微此兵。仁軌幾爲流矢所中。大學士溫公征烏什時。爲領隊大臣。方督兵攻城。渴甚。歸帳飲。適一侍衛亦來求飲。因讓茵與坐。甫拈盃。賊突發巨礮。一鉛丸洞其胸死。使此人緩來頃刻。則必不免矣。此公自爲余言。與劉仁軌事絕相似。後公征大金川。卒戰歿於木果木。知人之生死。各有其地。雖命當陣殞者。苟

非其地。亦遇險而得全。然則畏縮求免者。不徒多一趨避乎哉。

六六

有善訟者。一日爲人書訟牒。將羅織多人。端緒繳繞。猝不得分明。欲靜坐構思。乃戒毋通客。併妻亦避居別室。妻先與鄰子目成。家無隙所。窺伺歲餘。無由一近也。至是乃得間焉。後每構思。妻輒嘈雜以亂之。必叱使避出。襲爲例。鄰子乘間而來。亦襲爲例。終其身不敗。歿後歲餘。妻以私孕爲怨家所訐。官鞫外遇之由。乃具吐實。官拊几喟然曰。此生刀筆巧矣。烏知造物更巧乎。

六七

獻縣捕役樊長。與其侶捕一劇盜。盜跳免。繫其婦於官店。其侶擁之調諍。婦畏筆楚。噤不敢動。惟俛首飲泣。已緩結矣。長突見之。怒曰。誰無婦女。誰能保婦女不遭患難。落人手。汝敢如是。吾此刻卽鳴官。其侶懼而止。時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戌刻也。長女嫁爲農家婦。是夜爲盜所劫。已襁衣反縛。垂欲受污。亦爲一盜呵而止。實在子刻中間。僅僅隔一亥刻耳。次日長聞報。仰面視天。舌橋不能下也。

六八

內閣學士永公諱寧。嬰疾。頗委頓。延醫診視。未遽愈。改延一醫。索前醫所用藥帖。弗得。公以爲小婢誤置他處。責使搜索。云不得。且笞汝。方倚枕憩息。恍惚有人跪燈下。曰。公勿笞婢。此藥帖。小人所藏。小人卽公爲臬司時。平反得生之囚也。問藏藥帖何意。曰。醫家同類。皆相忌。務改前醫之方。以見所長。公所服藥不誤。特初試一劑。力尙未至耳。使後醫見方。必相反。以立異。則公殆矣。所以小人陰竊之。公方昏悶。亦未思及其爲鬼。稍頃始悟。悚然汗下。乃稱前方已矢。不復記憶。請後醫別疏方。視所用藥。則仍前醫方也。因連進數劑。病霍然如失。公鑰烏魯木齊。曰。親爲余言之。曰。此鬼可謂諳悉世情矣。

六九

先師汪文端公。言有欲謀害異黨者。苦無善計。有點者密偵知之。陰裹藥以獻。曰。此藥入腹。卽死。然死時情狀。與病卒無異。雖蒸骨檢之。亦與病卒無異也。其人大喜。留之飲。歸則以是夕卒矣。蓋先以其藥餌之。爲滅口計矣。公因太息曰。獻藥者。殺人以媚人。而先自殺也。用其藥者。先殺人以滅口。而口終不可滅也。紛紛機械。何爲乎。張樊川前輩時在座。因言有好變童者。悅一宦家子。度無可得理。陰屬所愛姬。託媒媼。

招之。約會於別墅。將執而脅汚焉。屆期。聞已至。疾往掩捕。突失足墮荷塘板橋下。幾於滅頂。喧呼掖出。則宦家子已遁。姬已鬢亂釵橫矣。蓋是子美秀甚。姬亦悅之故也。後無故開閣。放此姬。婢媪乃稍洩其事。陰謀者鬼神所忌。殆不虛矣。

七〇

育嬰堂。養濟院。是處有之。惟滄州別有一院。養濟者。而不隸於官。替者劉君瑞曰。昔有選人陳某。過滄州。資斧匱竭。無可告貸。進退無路。將自投於河。有替者憫之。傾囊以助其行。選人入京。竟得官。洊至州牧。念念不忘替者。自賞數百金。將申漂母之報。而徧覓替者不可得。併其姓名無知者。乃捐金建是院。以收養替者。此替者與此選人。均可謂古之人矣。君瑞又言。衆替者留室一楹。旦夕炷香拜陳公。余謂陳公之側。替者亦宜設一坐。君瑞囁囁曰。替者安可與官坐。余曰。如其官而祀之。則替者自不可坐。如其義而祀之。則替者之義與官等。何不可坐耶。此事在康熙中。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丙子間。尙能舉居是院者爲某某。今已三十餘年。不知其存與廢矣。

飛車劉八。從孫樹珊之御者也。其御車極鞭策之威。盡馳驅之力。遇同行者。必慕越其前。而後已。故得此名。馬之強弱。所不問。馬之饑飽。所不問。馬之生死。亦所不問也。歷數主。殺馬頗多。一日。御樹珊往羣從家。以空車返。中路馬軼。爲輪所軋。仆轍中。其傷頗輕。竟昏瞆。不知人。昇歸。則氣已絕矣。好勝者必自及。不仁者亦必自及。東野稷以善御名一國。而極馬之力。終以敗駕。況此役夫哉。自隕其生。非不幸也。

七二

京師西四牌樓。有卜者。日設肆於衢。雍正庚戌閏六月。忽自卜。十八日橫死。相距一兩日耳。自揣無死法。而爻象甚明。乃於是日。鍵戶不出。觀何由橫死。不虞忽地震。屋圯壓焉。使不自卜。是日必設肆通衢中。烏由覆壓。是亦數不可逃。使轉以先知誤也。

七三

侍姬郭氏。其父大同人。流寓天津。生時。其母夢鬻端午彩符者。買得一枝。因以爲名。年十三。歸余。生數子。皆不育。惟一女。適德州盧蔭文。暉吉觀察子也。暉吉善星命。嘗推其命。壽不能四十。果三十七而卒。余在西域時。姬已病瘵。祈籤關帝。問尙能相見否。得一籤曰。喜鵲簷前報好音。知君千里有歸心。繡幃重結鴛鴦帶。葉落霜彫寒色

侵。謂余卽當以秋冬歸。意甚喜。時門人邱二田在寓。聞之。曰。見則必見。然末句非吉語也。後余辛卯六月還。姬病良已。至九月忽轉劇。日漸沈緜。遂以不起。歿後。曬其遺篋。余感賦二詩。曰。風花還點舊羅衣。惆悵餘鱗片片飛。恰記香山居士語。春隨樊素一時歸。百摺湘裙颭畫欄。臨風還憶步珊珊。明知神讖曾先定。終惜芙蓉不耐寒。卽用籤中意也。

七四

崔崇岍。汾陽人。以賣絲爲業。往來於上谷雲中有年矣。一歲折閱十餘金。其曹偶有怨言。崇岍恚憤。以刃自剖其腹。腸出數寸。氣垂絕。主人及其未死。急呼里胥與其妻至。問有冤耶。曰。吾拙於貿易。致虧主人資。我實自愧。故不欲生。與主人無預也。速舁我返。毋以命案爲人累。主人感之。贈數十金爲棺殮費。奄奄待盡而已。有醫縫其腸。納之腹中。敷藥結痂。竟以漸愈。惟遺矢從刀傷處出。穀道閉矣。後貧甚。至鬻其妻。舊共賣絲者憐之。各贈以絲。俾撚線自給。漸以小康。復娶妻子。至乾隆癸巳甲午間。年七十。乃終。其鄉人劉炳爲作傳。曹受之侍御。錄以示余。因撮記其大略。夫販鬻喪資。常事也。以十餘金而自戕。崇岍可謂輕生矣。然其本志。則以本無毫髮私。而其事

有似於乾沒。心不能白。以死自明。其平生之自好可知矣。瀕死之頃。對衆告明里胥。使官府無可疑。切囑其妻。使眷屬無可訟。用心不尤忠厚歟。當死不死。有天道焉。事似異而非異也。

七五

有納其奴女爲媵者。奴弗願。然無如何也。其人故隸旗籍。亦自有主。媵後生一女。年十四五。主聞其姝麗。亦納爲媵。心弗願。亦無如何也。喟然曰。不生此女。無此事。其妻曰。不納某女。自不生此女矣。乃爽然自失。又親串中有一女。日構其媵。使受譙責。不聊生。及出嫁。亦爲小姑所構。日受譙責。如其媵。歸面對媵揮涕曰。今乃知婦難爲也。天道好還。豈不信哉。又一少年。喜窺婦女。窗罅簾隙。百計潛伺。一日醉寢。或戲以膏藥糊其目。醒覺腫痛不可忍。急揭去。眉及睫毛並拔盡。且所糊卽所蓄媚藥。性至酷烈。目受其薰灼。竟以漸盲。又一友好傾軋。往來播弄。能使膠漆成冰炭。一夜酒渴。飲冷茶中。先墮一蠟。陸螫其舌。潰爲瘡。雖不致命。然舌短而拗戾。語言不復便捷矣。此亦若或使之。非偶然也。

七六

先師陳文勤公言有一同鄉。不欲著其名。平生亦無大過惡。惟事事欲利歸於己。害歸於人。是其本志耳。一歲。北上公車。與數友投逆旅。雨暴作。屋盡漏。初覺漏時。惟北壁數尺無漬痕。此人忽稱感寒。就是榻蒙被取汗。衆知其詐病。而無詞以移之也。雨彌甚。衆坐屋內如露宿。而此人獨酣臥。俄北壁頽圯。衆未睡。皆急奔出。此人正壓其下。額破血流。一足一臂並折傷。竟兒而歸。此足爲有機心者戒矣。因憶奴子于祿。性至狡。從余往烏魯木齊。一日早發。陰雲四合。度天欲雨。乃盡置其衣裝於車箱。以余衣裝覆其上。行十餘里。天竟放晴。而車陷於淖。水從下入。反盡濡焉。其事亦與此類。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。

七七

臨清李名儒言其鄉屠者買一牛。牛知爲屠也。絕不肯前。鞭之則橫逸。氣力殆竭。始強曳以行。牛過一錢肆。忽向門屈兩膝跪。淚涔涔下。錢肆憫之。問知價八千。如數乞贖。屠者恨其猶堅不肯賣。加以子錢亦不許。曰。此牛可惡。必割刃而甘心。雖萬貫不易也。牛聞是言。蹶然自起。隨之去。屠者煮其肉於釜。然後就寢。五更自起開釜。妻子怪不。回疑而趨視。則已自投釜中。腰以上與牛俱糜矣。夫凡屬含生。無不畏死。不以

其畏而憫。反以其畏而悲憤。牛之怨毒。加尋常數等矣。厲氣所憑。報不旋踵。宜哉。先叔儀南公。嘗見屠者許學。牽一牛。牛見先叔。跪不起。先叔贖之。以與佃戶張存。存豢之數年。其駕耒服轅。力作較他牛爲倍。然則恩怨之間。物猶如此矣。可不深長思哉。

七八

康熙末。張歌橋有劉橫者。居河側。會河水暴滿。小舟重載者。往往漂沒。偶見中流一婦。抱斷櫓。浮沈波浪間。號呼求救。衆莫敢援。橫獨奮然曰。汝曹非丈夫哉。烏有見死不救者。自掉舡。追三四里。幾覆沒者數。竟拯出之。越日。生一子。月餘。橫忽病。卽命妻子治後事。時尙能行立。衆皆怪之。橫太息曰。吾不起也。吾援溺之夕。恍惚夢至一官府。吏卒導入。官持簿示吾曰。汝平生積惡種種。當以今歲某日死。墮豕身。五世受屠割之刑。幸汝一日活二命。作大陰功。於冥律當延二紀。今銷除壽籍。用抵業報。仍以原註死日死。緣期限已迫。恐世人昧昧。疑有是善事。反促其生。故召爾證明。使知其故。今生因果。並完矣。來生努力可也。醒而心惡之。未以告人。今屆期果病。尙望活乎。既而竟如其言。此見神理分明。毫釐不爽。乘除進退。恆合數世而計之。勿以偶然

不驗。遂謂天道無知也。

七九

鄭蘇仙言有約鄰婦私會。而病其妻在家者。夙負妻家錢數千。乃遣妻賞還。妻欣然往。不意鄰婦失期。而其妻乃途遇強暴。盡奪衣裙簪珥。縛置秫叢。皆客作流民。莫可追詰。其夫惟俛首太息。無復一言。人亦不知鄰婦事也。後數年。有村媪之子。挑人婦女。爲媪所覺。反覆戒飭。舉此事以明因果。人乃稍知。蓋此人與鄰婦相聞。實此媪通詞。故知之審。惟鄰婦姓名。則媪始終不肯洩。幸不敗焉。

八〇

表叔王月阡言。近村某甲買一妾。兩月餘。逃去。其父反以妒殺焚尸訟。會縣官在京。需次時。逃妾構訟。事與此類。觸其舊憤。窮治得誣狀。計不得逞。然堅不承轉鬻。蓋無誘逃實證。難於究詰。妾卒無蹤。某甲婦弟住隔縣。婦歸寧。聞弟新納妾。欲見之。妾閉戶不肯出。其弟自曳之來。一見卽投地叩額。稱死罪。正所失妾也。婦弟以某甲舊妾不肯納。某甲以曾侍婦弟。亦不肯納。鞭之百。以配老奴。竟以鬻婢終焉。夫富室構訟。詞連帷薄。此不能旦夕結也。而適值是縣官。女子轉鬻。深匿閭幃。此不易物色求也。

而適值其婦弟。機械百端。可云至巧。烏知造物更巧哉。

八一

宋人詠蟹詩曰。水清詎免雙螯黑。秋老難逃一背紅。借寓朱勗之貪婪必敗也。然他物供庖廚。一死焉而已。惟蟹則生投釜甑。徐受蒸煑。由初沸至熟。至速亦逾數刻。其楚毒有求死不得者。意非夙業深重。不墮是中。相傳趙公宏燮。官直隸巡撫時。一夜夢家中已死僮僕媼婢數十人環跪階下。皆叩額乞命。曰。奴輩生受豢養恩。而互結朋黨。蒙蔽主人。久而枝蔓牽纏。根柢生固。成牢不可破之局。卽稍有敗露。亦衆口一音。巧爲解結。使心知之而無如何。又久而陰相掣肘。使不如衆人之意。則不能行一事。坐是罪惡。墮入水族。使世世羅湯鑊之苦。明日主人供膳蟹。卽奴輩後身。乞見赦宥。公故仁慈。天曙。以夢告司庖。飭舉蟹投水。且爲禮懺作功德。時霜蟹肥美。使宅所供。尤精選膏腴。奴輩皆竊笑曰。老翁狡獪。造此語怖人耶。吾輩豈受汝給者。竟效校人之烹。而以已放告。又乾沒其功德錢。而以佛事已畢告。趙公竟終不知也。此輩作姦。固其常態。要亦此數十僮僕婢媼者。留此錮習。適以自戕。請君入甕。此之謂歟。

八二

沈媼言里有趙三者。與母俱傭於郭氏。母歿後年餘。一夕似夢非夢。聞母語曰。明日大雪。牆頭當凍死一雞。主人必與爾。爾慎勿食。我嘗盜主人三百錢。冥司判爲雞以償。今生卵足數而去也。次日果如所言。趙三不肯食。泣而埋之。反覆窮詰。始吐其實。此數年內事也。然則世之供車騎。受到煑者。必有前因爲人不知耳。此輩之狡黠。攘竊者亦必有後果焉。人不思耳。

八三

余十一二歲時。聞從叔燦若公言。里有齊某者。以罪戍黑龍江。歿數年矣。其子稍長。欲歸其骨。而貧不能往。恆蹙然如抱深憂。一日偶得豆數升。乃屑以爲末。水搏成丸。衣以赭土。詐爲賣藥者。以往。姑以給取數文錢。供口食耳。乃沿途買其藥者。雖危症亦立愈。轉相告語。頗得善價。竟藉是達戍所。得父骨。以篋負歸。歸途於窩集遇三盜。急棄其資斧。負篋奔。盜追及。開篋見骨。怪問其故。涕泣陳述。共憫而釋之。轉贈以金。方拜謝間。一盜忽躡踵大慟曰。此人孱弱如是。尙數千里外求父骨。我堂堂丈夫。自命豪傑。顧乃不能耶。諸君好住。吾今往肅州矣。語訖。揮手西行。其徒呼使別妻子。終不反顧。蓋所感者深矣。惜人往風微。無傳於世。余作灤陽消夏錄。諸書亦竟忘之。癸

丑三月三日。宿海澱直廬。偶然憶及。因錄以補志乘之遺。僕亦潛德未彰。幽靈不泯。有以默啓余衷乎。

八四

御史佛公倫。姚安公老友也。言貴家一傭奴。以游蕩爲主人所逐。銜恨次骨。乃造作蜚語。誣主人帷簿不修。縷述其下烝上報狀。言之鑿鑿。一時傳布。主人亦稍聞之。然無以箝其口。又無從而與辯。婦女輩惟熱香纈神而已。一日。奴與其黨坐茶肆。方抵掌縱談。四座聳聽。忽噉然一聲。已仆於几上死。無由檢驗。以痰厥具報。官爲斂埋。棺薄土淺。竟爲羣犬掘食。殘骸狼藉。始知爲負心之報矣。佛公天性和易。不喜聞人過。凡僮僕婢媼。有言舊主人失者。必善遣使去。鑒此奴也。嘗語昀曰。宋黨進聞平話說韓信。卽行斥逐。或請其故。曰。對我說韓信。必對韓信亦說我。是烏可聽。千古笑其憤。不知實絕大聰明。彼但喜對我說韓信。不思對韓信說我者。乃真憤憤耳。真通人之論也。

八五

周景垣前輩。言有巨室眷屬。連艫之任。晚泊大江中。俄一大艫來同泊。門燈檣幟。亦

官舫也。日欲沒時。艙中二十餘人。露刃躍過。盡驅婦女出艙外。有靚妝女子。隔窗指一小婦曰。此卽是矣。羣盜應聲曳之去。一盜大呼曰。我卽爾家某婢父。爾女酷虐我女。鞭箠炮烙無人理。幸逃出遇我。爾追捕未獲。銜冤次骨。今來復讎也。言訖。揚帆順流去。斯須滅影。緝尋無跡。女竟不知其所終。然情狀可想矣。夫貧至鬻女。豈復有所能爲。而不虞其能爲盜也。婢受慘毒。豈復能報。而不虞其父能爲盜也。此所謂蜂蠆有毒。歟。又李受公言有御婢殘忍者。偶以小過閉空房。凍餓死。然無傷痕。其父訟不得直。反受笞。冤憤莫釋。夜踰垣入。併其母女手刃之。緝捕多年。竟終漏網。是不爲盜。亦能報矣。又言京師某家火。夫婦子女併焚。亦羣婢怨毒之所爲。事無顯證。遂無可追求。是不必有父。亦自能報矣。余有親串。鞭笞婢妾。嬉笑如兒戲。間有死者。一夕有黑氣如車輪。自檐墮下。旋轉如風。啾啾然有聲。直入內室而隱。次日。疽發於項。如粟顆。漸以四潰。首斷如斬。是人所不能報。鬼亦報之矣。人之愛子。誰不如我。其強者銜冤茹痛。鬱結莫申。一決橫流。勢所必至。其弱者橫遭荼毒。賞恨黃泉。哀感三靈。豈無神理。不有人禍。必有天刑。固亦理之自然耳。

又聞巴公彥炳言。征烏什時。一日攻城急。一人方奮力酣戰。忽有飛矢自旁來。不及見也。一人在側。見之。急舉刀代格。反自貫顛死。此人感而哀奠之。夜夢死者曰。爾我前世爲同官。凡任勞任怨之事。吾皆卸爾。凡見功見長之事。則抑爾不得前。以是因緣。冥司註今生代爾死。自今以往。兩無恩讎。我自有賞卹。毋庸爾祭也。此與木商事相近。木商陰謀故譴重。此人小智。故譴輕耳。然則所謂巧者。非正其拙歟。

八七

乾隆庚子。京師楊梅竹斜街火。所燬殆百楹。有破屋。巋然獨存。四面頽垣。齊如界畫。乃寡媳守病姑不去也。此所謂孝弟之至。通於神明。

八八

于氏。肅甯舊族也。魏忠賢竊柄時。視王侯將相如土苴。願以生長肅甯。耳濡目染。望于氏如王謝。爲姪求婚。非得于氏女不可。適于氏少子赴鄉試。乃置酒強邀。至家面與議。于生念許之。則禍在後日。不許則禍在目前。猝不能決。託言父在。難自專。忠賢曰。此易耳。君速作札。我能卽致太翁也。是夕。于翁夢其亡父督課如平日。命以二題。一爲孔子曰諾。一爲歸潔其身而已矣。方構思。忽叩門驚醒。得子書。恍然頓悟。因覆

書許姻。而附言病頗棘。促子速歸。肅甯去京四百餘里。比信返。天甫微明。演劇猶未散。于生匆匆束裝。途中官吏迎候者。已供帳相屬。抵家後。父子俱稱疾不出。是歲爲天啓甲子。越三載而忠賢敗。竟免於難。事定後。于翁坐小車。徧遊郊外。曰。吾三載杜門。僅博得此日看花飲酒。岌乎危哉。于生瀕行時。忠賢授以小像。曰。先使新婦識我。而于氏於余家爲表戚。余兒時尙見此軸。貌修偉而秀削。而白色隱赤。兩顴微露。頰微狹。目光如醉。臥蠶以上。楮石薄暈。如微腫。衣緋紅。座旁几上。露列金印九。

八九

宛平陳鶴齡名永年。本富室。後稍落。其弟永泰先亡。弟婦求析著。不得已從之。弟婦又曰。兄公男子能經理。我一孀婦。子女又幼。乞與產三分之二。親族皆曰不可。鶴齡曰。弟婦言是。當從之。弟婦又以孤寡不能徵逋負。欲以貲財當二分。而以積年未償借券。併利息計算。當鶴齡之一分。亦曲從之。後借券皆索取無著。鶴齡遂大貧。此乾隆丙午事也。陳氏先無登科者。是年鶴齡之子三立。竟舉於鄉。放榜之日。余同年李步玉。居與相近。聞之。喟然曰。天道固終不負人。

九〇

郭大椿郭雙桂郭三槐兄弟也。三槐屢侮其兄。且詣縣訟之。歸憇一寺。見緇袍滿座。梵唄競作。主人雖吉服而容色慘沮。宣疏通誠之時。淚隨聲下。叩之。寺僧曰。某公之兄病危。爲叩佛祈福也。三槐癡立良久。忽發顛狂。頓足捶胸而呼曰。人家兄弟如是耶。如是一語。反覆不已。掖至家。不寢不食。仍頓足捶胸。誦此一語。兩三日不止。大椿雙桂故別住。聞信俱來。持其手哭曰。弟何至是。三槐又癡立良久。突抱兩兄曰。兄固如是耶。長號數聲。一踊而絕。咸曰。神殛之非也。三槐愧而自咎。此聖賢所謂改過。釋氏所謂懺悔也。苟充是志。雖田荊姜被。均所能爲。神方許之。安得殛之。其一慟立殞。直由感動於中。天良激發。自覺不可立於世。故一瞑不視。戢影黃泉。豈神之褻其魄哉。惜知過而不知補過。氣質用事。一往莫收。無學問以濟之。無明師益友以導之。無賢妻子以輔之。遂不能惡始美終。以圖晚蓋。是則其不幸焉耳。昔田氏姊買一小婢。倡家女也。聞人誚鄰婦淫亂。瞿然驚曰。是不可爲耶。吾以爲當如是也。後嫁爲農家妻。終身貞潔。然則三槐悖理。正坐不知。故子弟當先使知禮。

九一

天高地遠。鬼神茫昧。似與人無預。而有時其應如響。殫人之智力。不能與爭。滄洲上

末年事。先祖母張太夫人。時避暑水明樓。知之最悉。嘗語侍婢曰。其父不過欲多金。其女不過欲富貴。故生是謀耳。烏知非徒無益。反失所本有哉。汝輩視此。可消諸妄念矣。

九二

翰林院堂不啓中門。云啓則掌院不利。癸巳。開四庫全書館。質郡王臨視。司事者啓之。俄而掌院劉文正公覺羅奉公相繼逝。又門前沙隄中有土凝結成丸。儻或誤碎。必損翰林。癸未。雨水衝激。露其一。爲兒童擲裂。吳雲巖前輩歿。又原心亭之西南隅。翰林有父母者。不可設坐。坐則有刑尅。陸耳山時爲學士。毅然不信。竟丁外艱。至左角門。久閉不啓。啓則司事者有譴謫。無人敢試。不知果驗否也。其餘部院亦各有禁忌。如禮部前道屏門。舊不加搭渡。錢籜石前輩不聽。旋有天壇燈杆之事者。亦往往有應。此必有理存焉。但莫詳其理安在耳。

九三

神姦機巧。有時敗也。多財恣橫。亦有時敗也。以神姦用其財。以多財濟其姦。斯莫可究詰矣。景州李露園。言燕齊間有富室失偶。見里人新婦而豔之。陰遣一媪。稅屋與

鄰百計游說。厚賂其舅姑。使以不孝出其婦。約勿使其子知。又別遣一媼與婦家素往來者。以厚賂游說其父母。僞送婦還。舅姑亦僞作悔意。留之飯。已呼婦入室矣。俄彼此語相侵。仍互詬逐。婦歸。亦不使婦知。於是買休賣休。與母家同謀之事。俱無迹可尋矣。既而二媼詐爲媒。與兩家議婚。富室以憚其不孝辭。婦家又以貧富非偶辭。於是謀娶之計。亦無迹可尋矣。遲之又久。復有親友爲作合。乃委禽焉。其夫雖貧。然故士族。以迫於父母。無罪棄婦。已怏怏成疾。猶冀破鏡再合。聞嫁有期。遂憤鬱死。死而其魂爲厲於富室。合昏之夕。燈下見形。撓亂。不使同衾枕。如是者數夜。改卜其晝。婦又悲曰。豈有故夫在旁。而與新夫如是者。又豈有三日新婦。而白日閉門如是者。大泣不從。無如之何。乃延術士劾治。術士登壇焚符。指揮叱咤。似有所覩。遽起謝去。曰。吾能驅邪魅。不能驅冤魂也。延僧禮懺。亦無驗。忽憶其人素頗孝。故出婦不敢阻。乃再賂婦之舅姑。使諭遣其子。舅姑雖痛子。然利其金。姑共來怒詈。鬼泣曰。父母見逐。無復住理。且訟諸地下耳。從此遂絕。不半載富室竟死。殆訟得直歟。富室是舉。使鄧思賢不能訟。使包龍圖不能察。且恃其錢神至能驅鬼。心計可謂巧矣。而卒不能逃幽冥之業鏡。聞所費不下數千金。爲歡無幾。反以殞生。雖謂之至拙可也。巧安在

哉。

九四

賽商鞅者。不欲著其名。氏里貫。老諸生也。挈家寓京師。天資刻薄。凡善人善事。必推求其疵類。故得此名。錢敦堂編修歿。其門生爲經紀棺衾。贍恤妻子。事事得所。賽商鞅曰。世間無如此好人。此欲博古道之名。使要津聞之。易於攀援奔競耳。一貧民母死於路。跪乞錢買棺。形容枯槁。聲音酸楚。人競以錢投之。賽商鞅曰。此指尸斂財。尸亦未必其母。他人可欺。不能欺我也。過一旌表節婦坊下。仰視微哂曰。是家富貴。僕從如雲。豈少秦宮馮子都耶。此事須核。不敢遽言非。亦不敢遽言是也。平生操論皆類此。人皆畏而避之。無敢延以教讀者。竟困頓以歿。歿後。妻孥流落。不可言狀。有人於酒筵遇一妓。舉止尙有士風。訝其不類倚門者。問之。卽其少女也。亦可哀矣。先姚安公曰。此老生平亦無大過。但務欲其識加人一等。故不覺至是耳。可不戒哉。

九五

門人邱人龍。言有赴任官。舟泊灘河。夜半。有數盜執炬露刃入。衆皆懼伏。一盜拽其妻起。半跪曰。願乞夫人一吻。夫人勿驚。卽割一左耳。敷以藥末。曰。數日勿洗。自結痂。

愈也。遂相率呼嘯去。怖幾失魂。其創果不出血。亦不甚痛。族卽平復。以爲讎耶。不殺不淫。以爲盜耶。未劫一物。既不劫不殺不淫矣。而又戕其耳。旣戕其耳矣。而又贈以良藥。是專爲取耳來也。取此耳又何意耶。千思萬索。終不得其所以然。天下眞有理外事也。邱生曰。苟得此盜。自必有其所以然。其所以然亦必在理中。但定非我所見之理耳。然則論天下事。可據理以斷有無哉。

九六

汪閣學曉園言。有一老僧過屠市。泫然流涕。或誘之曰。其說長矣。吾能記兩世事。吾初世爲屠人。年三十餘死。魂爲數人執縛去。冥官責以殺業至重。押赴轉輪受惡報。覺恍惚迷離。如醉如夢。惟惱熱不可忍。忽似清涼。則已在豕欄矣。斷乳後。見食不潔。心知其穢。然飢火中燒。五臟皆如焦裂。不得已食之。後漸通豬語。時與同類相問訊。能記前身者頗多。特不能與人言耳。大抵皆自知當屠割。其時作呻吟聲者。愁也。目睫往往有溼痕者。自悲也。軀幹癡重。夏極苦熱。惟汨沒泥水中少可。然不常得。毛疎而勁。冬極苦寒。視犬羊軟毳厚繭。有如仙獸。遇捕執時。自知不免。姑跳踉奔避。翼緩須臾。追得後。蹴踏頭項。拗捩蹄肘。繩勒四足。深至骨。痛若刀割。或載以舟車。則重疊

相壓。肋如欲折。百脈涌塞。腹如欲裂。或貫以竿而扛之。更痛甚。三木突。至屠市。提擲於地。心脾皆震動欲碎。或卽日死。或縛至數日。彌難忍受。時見刀俎在左。湯鑊在右。不知著我身時。作何痛楚。輒簌簌戰栗不止。又時自顧己身。念將來不知磔裂分散。作誰家杯中羹。悽慘欲絕。比受戮時。屠人一牽拽。卽惶怖昏瞶。四體皆軟。覺心如左右震蕩。魂如自頂飛出。又復落下。見刀光晃耀。不敢正視。惟瞑目以待。剗別。屠人先剗刃於喉。搖撼擺撥。瀉血盆盎中。其苦非口所能道。求死不得。惟有長號。血盡始刺心。心痛遂不能作聲。漸恍惚迷離。如醉如夢。如初轉生時。良久稍醒。自視已爲人形矣。冥官以夙生尙有善業。仍許爲人。是爲今身。頃見此豬。哀其荼毒。因念昔受此荼毒時。又惜此持刀人。將來亦必受此荼毒。三念交縈。故不知涕淚之何從也。屠人聞之。遽擲刀於地。竟改業爲賣菜傭。

九七

曉園說此事時。李雁川亦舉二事曰。有屠人死。其鄰村人家生一豬。距屠人家四五里。此豬恆至屠人家中臥。驅逐不去。其主人捉去。仍自來。繫以鎖。乃已。疑爲屠人後身也。又一屠人死。越一載餘。其妻將嫁。方綵服登舟。忽一豬突至。怒目眈眈。徑裂婦

裙。囓其脛。衆急救護。共擠豬落水。始得鼓棹行。豬自水躍出。仍沿岸急追。適風利揚帆去。豬乃懊喪自歸。亦疑屠人後身。怒其妻之琵琶別抱也。此可爲屠人作豬之旁證。又言有屠人殺豬甫死。適其妻有孕。卽生一女。落蓆卽作豬號聲。號三四日死。此亦可證豬還爲人。

九八

九州之大。姦盜事無地無之。亦無日無之。均不爲異也。至盜而稍別於盜。究不能不謂之盜。姦而稍別於姦。究不能不謂之姦。斯爲異矣。盜而人許遂其盜。姦而人許遂其姦。斯更異矣。乃又相觸立發。相牽立息。發如鼎沸。息如電掣。不尤異之異乎。舅氏安公五章。言有中年失偶者。已有子矣。復買一有夫之婦。幸控制有術。猶可相安。既而是人死。平日私蓄。悉在此婦手。其子微聞而索之。事無左證。婦弗承也。後偵知其藏貯處。乃夜中穴壁入室。方開篋。攜出婦覺。大號有賊。家衆驚起。各持械入。其子倉皇從穴出。迎擊之。立踣。卽從穴入。搜餘盜。聞牀下喘息有聲。羣呼尙有一賊。共曳出。繫縛。比燈至審視。則破額昏仆者其子。牀下乃其故夫也。其子甦後。與婦各執一詞。子云子取父財不爲盜。婦云妻歸前夫不爲姦。子云前夫可再合而不可私會。婦云

父財可索取而不可穿窬。互相詬誶。勢不相下。次日。族黨密議。謂涉訟兩敗。徒玷門風。乃陰爲調停。使盡留金與其子。而聽婦自歸。故夫其難乃平。然已鼓鐘于宮。聲聞于外矣。先叔儀南公曰。此事巧於相值。天也。所以致有此事。則人也不納。此有夫之婦。子何由而盜。婦何由而姦哉。彼所恃者。力能駕馭耳。不知能駕馭於生前。不能駕馭於身後也。

九九

老儒劉泰。字名定光。以舌耕爲活。有浙江醫者某。攜一幼子流寓。二人甚相得。因卜鄰。子亦韶秀。禮泰字爲師。醫者別無親屬。瀕死。託孤於泰。泰視之如子。適寒冬。夜與共被。有楊甲爲泰所不禮。因造謗曰。泰以故人之子爲變童。泰憤。問此子知尙有一叔。爲糧艘。旗丁掌畫算。因攜至滄州河干。借小屋以居。見浙江糧艘一一遙呼。問有某先生否。數日。竟得之。乃付以姪。其叔泣曰。夜夢兄云。姪當歸。故日獨坐舵樓望。兄又云。楊某之事。吾得直於神矣。則不知所云也。泰亦不明言。悒悒自歸。迂儒拘謹。恆念此事無以自明。因鬱結發病死。燈前月下。楊恆見其怒目視。楊故癯悍。不以爲意。數載亦死。妻別嫁。遺一子。亦韶秀。有宦室輕薄子。誘爲變童。招

搖過市。見者皆太息。泰宇。或云肅寧人。或云任邱人。或云高陽人。不知其審。大抵住河間之西也。迹其平生。所謂歿而可祀於社者歟。此事在康熙中年。三從伯燦宸公。喜談因果。嘗舉以爲戒。久而忘之。戊午五月十二日。住密雲行帳。夜半睡醒。忽然憶及。悲其名氏翳如。至灤陽後。錄大略如右。

一〇〇

小人之謀。無往不福。君子也。此言似迂而實信。李雲舉言其兄憲威官廣東時。聞一游士性迂僻。過嶺干謁親舊。頗有所獲。歸裝襍被衣履之外。獨有二巨篋。其重四人乃能舁。不知其何所攜也。一日。至一換舟處。兩舷相接。束以巨繩。扛而過。忽四繩皆斷。如刃截。訇然墮板上。兩篋皆破裂。頓足悼惜。急開檢視。則一貯新端硯。一貯英德石也。石篋中白金一封。約六七十兩。紙裹亦綻。方拈起審視。失手落水中。倩漁戶沒水求之。僅得小半。方懊喪間。同來舟子遽賀曰。盜爲此二篋。相隨已數日。以岸上有人家不敢發。吾惴惴不敢言。今見非財物。已唾而散矣。君真福人哉。抑陰功得神祐也。同舟一客私語曰。渠有何陰功。但新有一癡事耳。渠在粵日。嘗以百二十金。託逆旅主人買一妾。云是一年餘新婦。貧不舉火。故鬻以自活。到門之日。其翁姑及壻俱

來送。皆羸病如乞丐。臨入房。互相抱持。痛哭訣別。已分手。猶追數步。更絮語。媒嫗強曳婦入。其翁抱數月小兒。向渠叩首曰。此兒失乳。生死未可知。乞容其母暫一乳。且延今日。明日再作計。渠忽躍然起曰。吾謂婦見出耳。今見情狀。悽動心脾。卽引汝婦去。金亦不必償也。古今人相去不遠。馮京之父。吾豈不能爲哉。竟對衆焚其券。不知乃主人窺其忠厚。僞飾己女以給之。儻其竟納。又別有狡謀也。同寓皆知。渠至今未悟。豈鬼神卽錄爲陰功耶。又一客曰。是陰功也。其事雖癡。其心則實出於惻隱。鬼神鑒察。亦鑒察其心而已矣。今日免禍。卽謂緣此事可也。彼逆旅主人。尙不知究竟如何耳。先師又聃先生。雲舉兄也。謂雲舉曰。吾以此客之論爲然。余又憶姚安公言。田丈耕野西征時。遣平魯路守備李虎。偕二千總將三百兵出遊徼。猝遇額魯特自間道來。二千總啓虎曰。賊馬健。退走必爲所及。請公率前隊扼山口。我二人率後隊助之。賊不知我多寡。猶可以守。虎以爲然。率衆力鬪。二千總已先遁。蓋給虎與戰。以稽時刻。虎敗。則去已遠也。虎遂戰歿。後陰其子先捷如父官。此雖受給而敗。然受給適以成其忠。故曰。小人之謀。無往不福君子也。此言似迂而實確。

欲。知。前。世。因。

今。生。受。者。是。

欲。知。來。世。果。

今。生。作。者。是。

感應類鈔選錄

(附錄)

感應類鈔爲宜興史玉涵先生所撰。分孝順和睦慈教寬下勸化救濟交財奢儉性行敬聖存心十一類。原書繁廣。因按類選錄。俾讀者得其概要。做人道理都在只裏。如能身體力行。卽生便可希聖希賢。衡山聶雲台先生近取而重刊之。廣送遐邇。其序有云。其所引大抵出於史乘古籍及私家筆記之可徵信者。每類之中。附以先哲名論。並自加按語。其說理極精。而論事持平。非老於人情世故。而厚於天性。達於學問。又嘗深致力於修持涵養之功者。不能爲也。尋常因果之書。大抵引證鬼神果報之事實而已。此書則多引前賢嘉言至行之足爲師法。性情流露之足使人感奮者。卽不言果報。而勸化之功甚大。且其選擇簡要。情文並茂。讀之易解。入人甚深等語。全書之旨。於焉可觀矣。如欲得閱者。祈函向上海遼陽路匯山路口一百十二號聶宅請取可也。

外埠每冊郵費二分半

一 孝順類

◎齊僧道紀。道行高邁。於鄴城東講經。往卽擔荷其母。及經像等。語人曰。母必親供。

者以福與登地菩薩等也。衣著飲食大小便利皆躬爲經理。有助之者輒拒之曰。吾母非爾母也。道俗聞者多感化焉。

◎徐一鵬字季祥。鄞人。至孝。食貧。授徒海濱。一夕感異夢覺。語主人曰。吾父殆有恙。急馳歸。夜過一嶺。猝遇虎當道。季祥祝曰。吾爲父病馳歸。卽斃虎牙。吾何怖焉。虎返顧曳尾去。歸而父果病憤。季祥至卽急蘇。曰。兒適歸。將無道遇虎乎。予頃被攝至一公府。見緋衣者曰。爾數已當終。爾子純孝所感。虎且避不敢前。爲孝子故。特延爾一紀。(以上父母在時)

◎庾子輿。父卒。官巴西。奉喪歸。時秋水方壯。灑灑岡微露水。而瞿塘之流尤爲惴悍。天又將雨。舟人大恐。子輿仰天痛哭。一慟未終。而水勢頓減二十餘丈。舟甫過險。水復如初矣。

◎朱百年家貧。母以冬月亡。衣無綿絮。百年自此不衣綿帛。嘗寒時就孔顓宿。衣悉袂布。顓覆以臥具。百年初不知。旣覺引去。謂思遠曰。綿定奇溫。因流涕悲慟。思遠亦爲感泣。(以上父母沒後)

◎子路見於夫子曰。昔者由也。事二親之時。常食藜藿之食。爲親負米百里之外。親

沒之後。南游於楚。從車百乘。致粟萬鍾。思欲食藜藿。爲親負米。不可得也。子曰。由也。事親。可謂生事盡力。死事盡思者也。

姚若侯曰。凡人父母得子。極早須二三十歲。子能自家成立。手掙錢財。身登貴顯。極早亦必待二三十歲。然則爲父母者。等得子能養時。極好已是五六十歲人矣。譬如持短燭而行長路。奔趨投宿。尙恐不及。況敢逍遙中路哉。爲人子者。擁妻抱子。飽食安眠。漏盡雞鳴。同衾共枕。寧知堂上白髮眼暗之老人。又復剔除一日耶。妻子年方少。享用之日正長。況妻可再續。子可再生。而身身父母一去不返。上天下地。尋覓無門。悔何及矣。危乎危乎。幸未及此。一則以喜。一則以懼。

二 和睦類

◎牛弘。字里仁。弟弼。好酒而酗。嘗醉射殺弘。駕車牛。弘還宅。其妻迎謂曰。叔射殺牛。弘直答曰。作脯坐定。其妻又曰。叔射殺牛。大是異事。弘曰。已知。顏色自若。讀書不輟。◎薛包。事父母至孝。及父母沒。諸弟求分財異居。包不能止。奴婢則引其老者。曰。與我共事久。使令所熟也。器物取其朽敗者。曰。我素所服食。身口所安也。田產取其荒

蕪者曰。吾少時所治。意所戀也。任弟所願分之。後諸弟數破其產。輒復賑給。 (以上兄弟)

讀書錄曰。法昭禪師偈云。同氣連枝各自榮。些須言語莫傷情。一回相見一回老。能得幾時爲弟兄。詞意藹然。足深人晚年昆季之愛。古人謂人倫有五。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。君臣遇合。朋友會聚。久速固難必也。父生子。妻配夫。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。惟兄弟或一二年。三四年。相繼而生。自竹馬遊戲。以至駝背鶴髮。其相與周旋。多至七八十年之久。恩意浹洽。猜忌不生。其樂寧有涯哉。乃有不相往來。不通耗問。遇於途則恥下車。閱於牆則思角訟。結異姓爲弟兄。迎讒夫爲上客。家衆操戈。野鬼瞰室。非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。

◎王僧虔攜諸子姪到郡。兄子儉中途得病。僧虔爲之廢寢食。諸人或慰諭之。僧虔曰。昔馬援子姪之間。一情不異。鄧攸於弟之子。更逾所生。吾懷其心。不異古人。亡兄之嗣。豈宜忽諸。若此兒不救。便當回舟謝職。兄子尋愈。

◎扈鐸早孤。事伯父如所生。伯老無子。鐸爲買妾。伯卒。遺腹生一男。鐸誠其家。謹視之。自處戶外。中夜審察。不敢安寢。弟有疾。鐸夜禱北辰曰。吾父子可去一。勿喪弟。使

伯父無後也。弟竟愈。
(以上伯叔姪)

袁氏世範曰。父之兄弟。謂之伯叔父。其妻謂之伯叔母。蓋以其撫字教育。有父母之道。與親父母不相遠。而兄弟之子。謂之猶子。亦以其奉承報效。有子之道。與親子不相遠。故幼無父母者。苟有伯叔父母。則不至於無所養。老無子孫者。苟有猶子。則不至於無所歸。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。今或自愛其子。而不顧兄弟之子。尙有因其無父母。而併兼財產。百端侵害者。何哉。

◎李光進。弟光顏先娶。而母委以家事。及光進娶。母已亡。弟婦籍資財。納管鑰於妯娌。光進命反之曰。娣逮事姑。且嘗命主家事。不可改。因相持泣。乃如初。

◎唐張孟仁妻鄭。弟仲義妻徐。共處一室。紡績寸絲。不入私房。有所饋。俱納於姑。臨用。則請取之。不問孰爲己物。徐母家富不驕。鄭貧不諂。鄭歸寧。則徐乳其子。徐歸亦然。郡表其門曰二難。
(以上妯娌)

迪吉錄曰。人家不和。每因婦女。蓋婦女所見。不廣不遠。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者。皆人合稱呼。非自然天屬。故輕於割恩。易於修怨。非丈夫有遠識。則爲其役而不自覺。於是有親兄弟子姪。至死不相往來者。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

後有多子而不肯與其兄弟者。有不恤兄弟之貧。必欲供膳如一。寧棄親而不顧。葬親必欲均費。寧留喪而不恤者。有爲小姑則譖嫂於母。爲嫂則譖姑於夫者。事難殫述。不知我既入人家。長與此家傳世。則其親者。乃我之親也。待舅姑處。卽是兒婦待我樣子。待伯叔妯娌處。卽我兒婦相處家法。日與人親厚。好恩情。好禮數。豈不快活。終日與人作對。赤面拌舌。懊惱爭競。有甚佳趣。要不過放寬些肚腸。時帶些忍耐。略讓些便宜。就人人和好矣。我以好意待人。人必知。一時不知。過後必知。縱彼人不知。旁觀諸親感我盛德。亦必加親加敬於我也。但要實心相愛。積久自能感動。不可以我有好意。遂責望於彼。一不見答。而遂謂好意無用也。蓋感動自有漸爾。

◎歐陽氏。廖宗臣之妻也。嫁甫踰年。而舅姑死於疫。遺一女閨娘。纔數月。歐陽適生女。同乳哺之。又數月。乳不能給。乃以其女分鄰婦乳。而自乳閨娘。二女長成。歐陽於閨娘每加厚焉。女以爲言。歐陽曰。汝我女。小姑祖母之女也。且汝有母。小姑無母。何可相同。因泣下。女愧悟。諸凡讓姑。而自取其餘。宗臣後判清沔。二女及笄。富貴家多求己女。歐陽曰。小姑未字。吾女何敢先。且聘吾女者。非以吾愛吾女乎。其問諸鄰人。

卒以富貴家先閨娘。簪珥衣服器用。罄其始嫁妝奩之美者。送之。送女之具不及也。終其身如是。閨娘每謂人曰。吾嫂吾母也。歐陽歿。閨娘哭之至嘔血。病歲餘。聞其哭者。莫不下淚。 (此段姑姪)

◎房氏。太守湛女也。年十六。歸魏溥。溥疾病。謂曰。死不足恨。恨汝少。吾母老。家貧。子蒙稚。無託耳。妻泣曰。妾承先人遺訓。事君子。義在偕老。今如此命也。太夫人在堂。弱子襁褓。妾豈以年少抱長往之恨乎。溥卒。將斂。房荆左耳投棺中曰。相期泉壤矣。姑哭撫之曰。婦何爲若是。對曰。婦年少不幸。慮父母未諒。至心欲持此自誓耳。時子緝生未十旬。鞠室內不出戶。終身不聽絲竹。不預宴席。訓子有母儀。後成名爲濟陰守。疏母苦節。特封夫人。 (此段夫妻)

三 慈教類

◎劉忠肅公摯兒時。父居正督課極嚴。動必繩以規矩。或謂曰。君止一子。獨不可少寬耶。居正曰。正以一子。不忍縱也。

◎司馬溫公嘗語人曰。光幼時弄胡桃。女兄年亦尙小。欲脫其皮不得。女兄去一婢代光脫之。女兄來問。光曰。自脫也。先公適見之。呵曰。小子何得謾語。光自是不敢謾。

語。

◎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。男女各爲一席。食已。必舉一話頭。令家人答。一日問曰。並坐不橫肱何也。孫女方七歲。答曰。恐妨同坐者。

◎胡文定公安國子弟。或出燕集。雖深夜不寢。以俟其歸。驗其醉否。且問所集何客。所論何事。有益無益。以是爲常。

顏光衷曰。大來教。不若小時教。教貧家兒。稍寬猶可。教富貴子弟。切須痛繩。何則。彼其驕貴癡養。頤指氣使。種種已積之胸中。非嚴父良師。共相追琢。鮮不敗也。乃有一種人。極知要子弟學好。一時上心。便急厲迫切。嚴撻毒楚。頃刻欲其成器。一旦放下。便任其悠悠蕩佚。夷然不復記憶。如此豈能有成。不知教子弟。全同養子弟一般。不可寬懈。而又不可性急。必須依規蹈矩。循循漸進。使之日就檢束。而全然不覺其苦。自然成得好人。

顏氏家訓曰。上智不教而成。下愚雖教無益。中庸之人。不教不知也。當撫嬰稚。識人顏色。知人喜怒。便加教誨。使爲則爲。使止則止。比及數歲。可省答罰。父母威嚴而有慈。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。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。每不能然。飲食云。

爲恣其所欲。無故叫號。不知禁止。而以罪保母。陵轢同輩。不知戒約。而以咎他人。或言其不然。則曰。小未可責。宜誠反獎。宜詞反笑。至有知識。謂法當爾。驕傲已習。方復制之。捶撻至死。而無威。忿怒日隆。而增怨。逮於成長。終爲敗德。亦可惜哉。

四 寬下類

◎楊誠齋夫人羅氏。年七十餘。寒月黎明。卽起詣廚作粥。令奴婢徧飲。然後使之服役。其子東山啓曰。天寒何自苦如此。夫人曰。奴婢亦人子也。清晨寒冷。須使腹中有火氣。乃堪服役。生四子三女。悉自乳。曰。饑人子以哺吾子。是何心哉。三子皆登第。◎司徒馬森之父。年四十始得子。生四歲。眉目如畫。夫婦寶若拱璧。一日婢抱之出外。從高處失手。跌下。傷左額而死。馬公見之。卽令婢奔匿。而自抱死兒入。曰。吾自誤。跌死者。婦驚痛。撞公倒者。數次。索婢撻之。無有也。婢走母家。言其故。婢父母感泣。日夜籲天。願公早生貴子。次年果生子。左額宛然赤痕。卽司徒也。

袁氏世範曰。奴僕小人。就役於人者。天資多愚。作事舛錯。違背。不會有便當省力之處。又性多忘。囑之以事。全不記憶。又性多執。所見不是。自以爲是。又性多

很輕於應對。不識分寸。所以致主於使令之際。常多咄叱。其性不改。其言愈辯。其主愈不能平。於是有以輕罪而忽致重責者矣。爲主者於此。當云。小人天資之愚如此。寬以處之。多其教誨。省其嗔怒。則奴僕可以免罪。主人胸中亦大安樂。省事多矣。

五 勸化類

◎馬恭敏公作守。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。公命取一大鏡。令兄弟同照之。見面龐相似。鬚髮皆皓然。泣悟交讓而出。

◎管寧字幼安。嘗避地遼東。公孫度設館待之。不就。而廬山爲室。鄰有牛暴田。寧爲牽牛著涼處。牧之。牛主大慚。里中男女共汲一井。爭先有鬪者。寧多買汲器。置井旁待之。旣聞。乃各自悔責。所居故舊鄰里有窮困者。家不盈擔石。必分贍救之。與人子言孝。與人弟言悌。與人臣言忠。貌甚恭。言甚順。名行高潔。望以爲不可及。而卽之熙熙。能因事以導人於善。漸之者無不化焉。

◎陳實字仲弓。平心率物。鄉人爭訟。輒求判正。實爲諭以曲直。開以至誠。皆感動。至曰。寧爲刑罰所加。毋爲陳君所短。有盜夜入其室。止於梁上。實陰見不發。呼子孫訓

曰。人不可不自勉。不善之人。未必本惡。習以成性。遂至爲非。梁上君子是矣。盜驚投地歸罪。實徐譬之曰。視君狀貌。不似惡人。宜深克己反善。此當由貧困。遺絹二疋以歸。自是邑無盜者。

何慎吾曰。凡惡之初作。只緣一念之差。未必不可勸禁。惡之既熾。猶有一念之明。未必不可解救。但世每拒絕如讎。而渠亦趨死如驚。及淪罔赦。悔恨無及。任世道之責者。所當引爲己辜。奚啻憐憫而已也。若善則人我所同得。人每妄分彼此。高者惟欲善自己出。卑者亦不欲善自人行。甚有誣詞以抵瑕。陰計以敗美者矣。亦知樂人善者之爲善更多乎。

六 救濟類

◎黃汝楫。越人。宣和中。方臘犯境。乃盡瘞其財。將逃避。聞賊掠得二千人。閉之空室。邀金帛贖之。否則殺。黃乃悉發所瘞。直二萬緡。輸之賊營。以贖其命。二千人皆得歸。詣黃謝。歡聲如雷。夜夢金甲神從天而下。呼曰。上帝有勅。以汝活人多。賜五子登科。後其子開閣閱聞。俱甲第。

◎邯鄲張翁。家甚貧。未有子。嘗以一蠶積錢。十年蠶方滿。有鄰人犯徒。擬賣其妻。妻

生三子俱幼。翁慮其妻去。而子不能全活也。乃謀諸夫人。舉所積錢。代完贖銀不足。夫人復拔一釵湊之。是夕。夢神人抱一佳兒送之。遂生弘軒先生。子孫相繼登科。史玉涵曰。真會該錢人。真會使錢人。不然。瘞定二萬緡不用。與一堆瓦礫何異。又焉知不遭人之發掘哉。甚有因而賈禍者矣。卽竟可以貽之子孫。而賢者則無所事此。愚者反益其花蕩。財有聚必有散。聚之愈久者。其散之必甚速。吾未見粟紅貫朽之家。曾有與其子孫。歲衣日食。遂漸空乏。而後貧困也。還望其散得不十分出醜爲佳耳。

周必大。廬陵人。監臨安府和劑局。局內失火。逮吏論死。未報。必大問寺吏曰。設火自官致。當得何罪。吏曰。除爲民。必大遂自誣服。坐失官。吏得免死。必大歸。道謁婦翁。門外雪交下。童子掃于庭。婦翁前一夕。夢掃雪迎宰相。及見必大。歎曰。今掃雪。乃迎失職官也。必大歸。刻苦讀書。赴博學鴻詞試。至京。寓一班直家。遇其攜小冊自外至。借觀。則鹵簿圖也。悉錄記之。入試。適命此題。遂中式。歷官至宰相。先是必大夢入冥司。見一判官掠一捻胎兒曰。此人有陰鏡。當位宰相。貌陋如此。奈何。鬼請爲作宰相鬚。遂起摩必大頰。爲之種鬚。及覺。猶隱隱痛。後罷相家居。一相士來謁。邂逅于門外。相

者問相公安在。必大進揖曰。某前此待罪宰相。相者曰。何宰相貌如此。得非誑我耶。必大氣色愈和。延入上坐。相者復請見宰相。必大答如初。相者審視。起將必大鬚曰。眞宰相也。必大驚服。蓋前此種鬚事。從未以告人也。

史玉涵曰。以一官可換一人命。平心思之。原得算也。以一小官竟換一宰相。此番交易。竟何如哉。試共詳之。

◎朱冲多買敝衣。擇市嫗之善縫紉者。成衲衣數百。當大寒雪時。以給凍者。冲壽九十餘。子孫多顯。

◎薛西原先生好施。嘗解綿衣以衣寒者。或曰。焉得人人而濟之。先生曰。但不負此心耳。又曰。天地間福祿。若不存些憂勤惕勵的心。聚他不來。若不做些濟人利物的事。消他不去。至言也。

史玉涵曰。崔子有言。惠不在大。濟人之急可也。敝衲之所直無幾。而寒雪時凍者得之。不啻重裘之溫矣。昔陳璘家本清貧。每急於行義。常戒諸子。遇貧者宜隨力賑之。不必計多寡。若待富後行。恐終無濟人之期。人可以財力不及自諉哉。

顏光衷曰。匹夫存心濟人。於人必有所濟。凡救性命。所損無多。但足衣食者。不知寒饑之苦。視爲可已。泛泛置之。菜色時既不留意。及有病臥危篤者。又以爲不能復振。遂坐視其死。卽有心人。慨歎焉耳。其他則側目之。屏逐之矣。不知緣餓得病。病既不能得食。則愈餓愈深。此不過一二升米調護之。累日便能求趁。既能求趁。便有生意。何惜損太倉一粒。不以惠此。且均是人耳。我若託生非地。與此何殊。幸得自足。乃享豐席盛。又爲子孫計長久而眼前救人一文不捨。亦觀昔所稱富豪。今存者幾乎。彼其子孫不終享也。豈由前人好施而不爲遠圖也哉。世間水火盜賊。疾病橫災。皆能令我家業頓盡。稍稍福分。亦是天庇之。寧一吝嗇錢癖。能致然乎。一旦無常。祇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。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爲愈哉。

◎眉州鮮于氏。因合藥。碾一蝙蝠爲末。及和劑。有數枚小蝙蝠。圍聚其上。面目未開。蓋識母氣而來也。一家爲灑淚。

史玉涵曰。每閱一過。便爲黯然不怡者。竟日。母氣二字。極慘極摯。心與性。又落第二義矣。先輩有云。世界之慘。莫甚有冤而無言。世界之冤。莫甚就死而無罪。

予少時見童子執蝦蟆以繩縛兩足懸籬間。急鞭復緩。緩鞭復急。予心惻惻動。若繫予足而鞭之也。長入市見屠縛豕。刀尖從項刺其心。盤旋數四。鮮血噴盡。聲乃徐絕。予更惻惻動。如刀在予腹。盤旋而刺也。偶經廚下。見庖人置足於繫腹。努出其頸。斫之餘頸不能入。而四足與俱出。仰天而顛。嗟嗟。此何景象。靈蠢雖殊。怖死無二。常思及此。一塊肉其能下咽耶。凡物就死之慘。無不皆然。一經寫出。便不堪竟讀。

陳薦夫曰。夫靈蠢者性。軀命奚分。貪怖者情。生死各一。凡人臨疾病。罹水火。莫不號呼爭命。目不瞑不休。間遭盜賊。臨刀鋸。筋縮股戰。齒擊毛豎。見主者意色稍改。輒驚輒喜。有人出一語從旁解救。卽感激生悲。銘刻至死。一旦捕致生物。此情都忘。震慄遑遽。既不遑辨。哀鳴悽愴。亦復罔聞。不知四生輪轉。物或爲人。此施彼報。易體相噉。豈不痛哉。所以仁人動念。智士鏡機。捐未用之餘貲。買垂死之肌骨。使斷魂殘喘。續命回生。其爲功德。蓋可知也。

七 交財類

◎太師楊公博。蒲州人也。其父服賈淮揚。衆商服其行誼。推爲鹽祭酒。有關中鹽商。

急於還鄉。將囊中千金寄公處。二年不返。公取埋花盆中。上植時青。遣人於關中物色之。則商已謝世矣。止有一子。不知有金寄公處。公邀之至。指花盆謂曰。此若翁所寄千金也。其子愕然不敢取。公曰。係爾家物。何必辭。其子叩謝。攜金而去。後生太師。歷官吏部尚書。孫俊民。戶部尚書。

◎羅倫。永豐人。成化丙戌。赴試禮闈。僕於途中拾一金釧。行已五日。倫偶愛途費不給。僕曰。向於山東某簷下。拾一金釧。可質爲費。倫大怒。欲親齎付還。僕屈指曰。如此往返。會試無及矣。倫曰。此物必婢僕失遺。萬一主人考訊致死。是誰之咎。吾寧不會試。毋令人死非命也。竟返至其家。果係一婢潑洗而水。釧在水中。誤投於地。主母疑婢所匿。鞭笞流血。幾次尋死。夫復疑妻私授。根求誚罵。忿欲投繯。倫出釧還之。遂全兩命。當時見者。卽咸以鼎元期之。急復趨京。已三月初四矣。倉皇投卷。竟得中式。廷試果狀元及第。

史玉涵曰。此亦還遺耳。似無足爲先生異者。抑思先生之心。何心乎。舍己功名。憂人性命。豈向區區釧上起見哉。且他之還遺。往往揆之天命。多出於不敢。此之還遺。念念發之至誠。實出於不忍。不敢不忍之間。安勉之別。亦仁義之分也。

◎瞿嗣興。常熟人。仁慈篤厚。歲歉。有貧人糴粟。受其錢五百。佯忘曰。汝錢十百耶。倍與之。凡負販者。必多償其值。家人怪問之。曰。彼胼手胝足。求升合利。吾忍與較耶。自少至老。爲善之念未嘗少忘。壽九十八。二子一孫同登科。

史玉涵曰。世間負販一流。誠爲可憐。蓋其乏商賈之資。鮮農夫之力。無百工之功。而恥爲貧丐之行。借本營趁。冀覓錙銖。一條扁挑上。舉家父母妻子衣食在焉。間嘗設身代處一番。每思瞿公之言。深爲有理云。

凡吾所輯交財者。謂非已有而不苟取云爾。此則微近於能與矣。然不常存此能與一念。則事事定要公平。究竟已稍傷刻薄矣。公平爲本。寬厚行之。取與之大致也。

八 奢儉類

◎范文正公嘗曰。吾每夜就寢。必計一日奉養之費。及所爲之事。若相稱。則熟寐。不然。終夜不能安枕。明日必求以稱之者。動名德業。卓越古今。

◎胡九韶。金谿人。造詣潔修。家甚貧。課兒力耕。僅給衣食。每日晡時。焚香九頓首。謝天賜。一日清福。妻笑曰。一日三餐菜粥。何名清福。九韶曰。吾幸生太平之世。無兵禍。

又幸一家骨肉不至飢寒。三幸楊無病人。獄無囚人。非清福而何。

◎廣德守趙次山公崇賢。方崖公大估之大父也。方崖髫年夜讀。懷炭少許。欲爲烘足之用。次山見之。叱曰。汝少年讀書。當習勤苦。乃爾不能耐寒耶。如霜天雪夜。朝臣待漏。亦不免於寒苦耳。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。則終不老。未貴而享已貴之福。則終不貴。方崖謹佩斯訓。官至大司寇。

◎雪峯巖頭欽山。至吳山下。濯足澗側。欽山見菜葉而喜。指謂二人曰。此山必有道人。可沿流尋之。雪峯恚曰。汝智眼太濁。他日如何辨人。彼不惜福如此。住山何爲哉。入山果無名納。

史玉涵曰。無福消受。斯不可享用。然則將爲守錢兒乎。曰。積德以益福而已矣。蓋格之所云儉者。非鄙吝之謂也。鄙吝之極。必生吝男。固有祖宗銖銖積之。而子孫泥沙用之者矣。大凡人生而有些錢財。亦是前生種下些福分。不可不自惜。而又不可不自用。其半菽不捨。非惜也。驕奢暴殄。非用也。資禹鈞家無金玉之飾。衣帛之妾。而賴以全活者。不可勝數。斯真爲善惜。斯真爲善用。前輩有詩云。忽聞貧者乞聲哀。風雨更深去復來。多少豪家方夜飲。歡娛未許暫停杯。嗟

乎。豈特歡娛也。甚而腹脹膨。嘔吐穢藉。思得少減涓滴而不能也。故有富人一盤殮。足供貧人七日飽者矣。一席宴。足供貧人終歲食者矣。究之一人之下箸。曾無幾何。而諧狎之饜饐。婢僕之狼藉。總折算其一人之祿食也。何如少存節省。多作幾年享受。廣行施濟。以留與子孫領用乎。昔甘矮梅先生。通五經。從學甚衆。其徒有爲御史者。謁之。留之饌。惟葱湯麥飯而已。因口畀一詩云。葱湯麥飯煖丹田。麥飯葱湯也可憐。試向城頭高處望。人家幾處未炊煙。噫。意深矣。

九 性行類

◎趙清獻朴貞介絕倫。鉅細不苟。書之所爲。夜必焚香。以告於天。其不敢告者。不敢行也。始終一節。如青天白日。百世可師。

◎司馬溫公嘗自言。吾生平無他過人。但未嘗有一事不可對人言者。劉安世嘗學於公。求盡心行己之要。公教之以誠。且令自不妄語始。

◎范忠宣公純仁。每戒其子曰。人雖至愚。責人則明。雖有聰明。恕己則昏。人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。恕己之心恕人。不患不到聖賢地位。有友請教於公。公曰。惟儉可以養廉。惟恕可以成德。

◎張九成初年貧寒。衣衾不備。有送襲衣者。卻不受。曰。士當貧苦。正是做功夫時節。若不痛自砥礪。則貪欲心生。廉恥喪矣。功夫何在。

◎伊菴權禪師。用功甚銳。在衆若未嘗與人作一方便。至晚必流涕。曰。今日又只恁麼空過。西域有脅尊者。年八十出家。少年誚之。尊者聞而誓曰。我若不通三藏。不斷三界欲。得六神通。具八解脫。終不以脅至席。乃晝則研窮教理。夜則靜慮凝神。三年悉證所誓。時人敬仰。號爲脅尊者。

◎楊翥。字仲舉。篤行不欺。仁厚絕俗。善處人所不堪。鄰人作室。簷溜落其家。家人不能平。翥曰。晴日多。雨日少也。鄰人產子。恐所乘驢鳴驚之。卽齧驢步行。墓碑爲田家兒推扑。墓丁奔告。公曰。兒傷乎。曰。無之。曰。幸矣。語田家善護兒。勿懼也。又或侵其址。有溥天之下。皆王土。再過來些也不妨之句。嘗夜夢食人二李。旣覺。深自咎曰。吾必且書義利心不明。故至此。不餐者三日。

◎林茂先。少領鄉薦。家貧。閉戶讀書。鄰家巨富。婦厭其夫不學。慕茂先才名。夜奔之。茂先呵之曰。男女有別。禮法不容。天地鬼神。羅列森布。何得以此污我。婦慚而退。茂先年登第。

史玉涵曰。從善如登。從惡如崩。古人歎善難而惡易也。朱子云。要做好人。則上面煞有等級。做不好人。則立地便至。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。攀躋分寸不得。上失勢一落千丈。強學者可不畏哉。

一〇 敬聖類

◎張九成。字子韶。年四十。遊郡庠。常閉閣終日。比舍生潛穴隙窺之。則儼然斂膝危坐。對大編。若與神明爲伍。後舉進士第一。爲名臣大儒。

◎蜀太子賓客李暉。年七十餘。享祖考猶親滌器。人或代之。不從。謂無以達追慕之意。溫公著之家範曰。可謂祭則致其嚴矣。

◎宋淳佑中。南昌先聖廟傾圮。知縣李純仁。作新廟於縣南。往移夫子聖像。十餘人舉之不動。一士子在旁戲曰。是之謂重泥。李令正色責之。其士遑恐而退。至夜。忽被陰司追至一官府曰。汝何敢慢先侮聖。決杖二十。及覺。如癡人。自是便不識一字。

姚若侯曰。今人見鬼神形。聞鬼神語。無不畏者。而閒居則一無所畏。反疑報應爲荒唐。誣神靈爲虛誕。問其故。則曰。我不見也。不聞也。夫不可見。不可聞者。鬼神之常也。其可見可聞者。鬼神之變也。君子所畏者。不見不聞之鬼神也。故顯

則畏之於駿奔對越之間。幽則畏之於爾室屋漏之際。庸愚所畏者。可見可聞之鬼神也。故往往畏之於衰敗之候。篤疾之中。然見而後畏。畏而後信焉。晚矣。昔有鬻徐夫人藥匕首者。曰。以之刺人。血濡縷立死。愚人不信也。久乃竊而試之。急呼人曰。果然。聲絕而氣亦絕矣。世之待見鬼神而後信者。何以異此。

一一 存心類

◎趙康靖公概。嘗置瓶豆於几案間。每一念起。必隨善惡以豆別之。善則投一白豆於瓶。惡則投一黑豆於瓶。初則黑豆絕多。既而漸少。久則善惡二念俱忘。瓶豆二物亦棄而不用。

◎鎮江軍范某妻。病勞瘵。瀕死。有醫者云。用雀百頭。製藥末餌之。至三十七日。服其腦當痊。一雀不可減也。范依言籠雀。妻聞之。恚曰。以吾一命。殘物百命。寧死決不爲也。開籠放之。未幾病自痊。且懷妊生男。男兩臂上。各有黑斑如雀形。

◎燕相薛瑗。持重權。立心褊仄。見人有得。如己有失。見人有失。如己有得。人有才能。聲譽疾之如讎。生子皆盲聾啞。僂僕顛覆。後遇公明子臬。教以洗心滌慮。盡易前非。幸存一子。

史玉涵曰。先輩有云。見人有得意事。便當生忻喜心。見人有失意事。便當生憐憫心。皆自己真實受用處。忌成樂敗。何與人事。徒自壞心術耳。愚謂凡損人而利己。不可爲也。至損人而於己無利。則爲之甚無謂矣。欲人損而人損。猶有所用其惡也。奈欲人損而人決不因其欲而損。空用此惡心腸。何爲哉。

以上史撰感應類鈔凡十一類。首列孝順。良以孝爲百行之源。父母恩同天地。人之性情。其最真最切處。要在此點。孝心從此擴充開去。治國平天下。胥在於是。故欲做好人。必從此始。顏光衷曰。仁。人心也。孝。弟便是仁根之第一透露。第一勃鬱處。此處養得根活。便枝附葉貫。千花萬朵。一齊俱森發了。又曰。至愚至賤的人。有一個孝子。出。不大家揄揚他。則大家欽敬他。或者默地負愧他。此敬他愧他時。真個是戾心平。躁心釋。一片可掬可憐境界。在一家則一家平。在天下則天下平。又曰。天下不患無才幹。而患無真性。不患不能爲君父師。而患不能爲佳子弟。又曰。自有天地以來。無日不生。親與我。都是一生生相續。完著這個生。便把一世有生的物事。都相觸相動了。方謂之無忝所生。均係針針見血之至言。千古不易之鐵案。余故曰。欲做好人。必

從此始。而欲世界治平。亦必從此始。古人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。蓋可深長思也。因更摘錄論孝詩文殿後。以見古人至性動人處。乃爾。今薄俗澆風如此。致整天地間。是一團暴戾之氣。世道之亂。振古所未聞。吁。非無故已。

●顏光衷先生曰。天下那有不孝的人。雖有不孝的人。而稱之孝。則喜。名之不孝。則怒。且愧。充此良知。便是大孝根苗。只是習心習氣。不能自化。所以依舊不孝也。夫不孝之所以習成者。約有數端。

一曰驕寵。爲父母憐愛過甚。常順他性子。讓他便宜。任他逸豫。驟而拂之。則便不堪。人前出言稍有差錯。父不忍。唐突于子。而子乃敢唐突其父。積此驕縱。他人處展不得手。獨父母處展得手。遂真謂老年人無聞知矣。

一曰習慣。語言粗率。慣便敢衝突。動作簡易。慣便敢放肆。父母分甘絕少。慣遂不復憶其甘旨。父母扶病任苦。慣遂不復憶其痛癢。

一曰樂縱。見同輩不勝意氣。對雙老而味薄。入私室千般趣態。映高堂而機窒。甚且明以父母兄弟爲俗物。不樂相對。則豈有孝弟之念。由中而出也。

一曰忘恩記怨。夫恩習久愈忘。怨習久愈積。人情然也。故一飯見德。習久則鑿。一

起。一施感恩。常濟則多寡生。一迎面見親。累日則猜嫌重。況父母兄弟。生而習之。以親愛爲固常。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。以訓迪爲警牙。且有譽我而被厭者矣。以任勞庇護極念經營爲平等。且有強與吾事而怒眈者矣。眼前大恩。恬然罔識。況能推及胎養之勞。襁哺之苦。弱質驚魂之痛者哉。

一曰私財。財入吾手。便爲吾有。而在父母之手者。又謂應以與吾也。財足則忘親。財乏則覬親。求財不得則怨親。親不能自養而待養吾財。則益怨親。甚且以單父隻子。而因財相夷者矣。少長互推。而棄親不顧者矣。亦思身誰之身。財誰之財。我不帶一錢來。而襁哺無缺。以至今日。誰爲者乎。

一曰戀妻子。有美味錢財。欲以娛妻寵子。有良辰佳會。欲以擁妻抱子。而悅親之念。遂微也。不思子爲我子。而我爲誰子。親子我。而我不顧。則我亦何賴有子哉。夫妻和好。固是一家樂事。然當呱呱待哺。便溺未分時。妻能復顧我耶。父母看得子成人。娶得媳婦。不勝終身之喜。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。

一曰爭妒。天之於物也無私。蓋而栽培傾覆。物自爲分。父母之於子也無私愛。而順我逆我。子自爲異。其順我者愛多。逆我者愛少。此亦天下之大公也。人子而失愛。

於父母。便當自怨自艾。平心靜氣。深思何以失愛之由。縱使大節未嘗有異。而語言氣度。聲音顏色。必有大不妥者。但能起敬起孝。久之自然和順。其見兄弟之得愛。而枕枕側目。齟齬不平。父母知之。豈不益加曠怒。因而桀驁怨懟。其不流爲大不孝者。幾希矣。

數者爲人子者所當時時醒惕。事事檢點。念念克治。勿以親心之慈。我可自恕。勿以世道之薄。我猶勝人。日謹一日。至孝豈遠是乎。

●又曰。五刑三千。固莫大不孝。而有四等父母。待孝尤切。其不孝之罪。特甚他人焉。一曰老。父母當半衰時。食息起居。猶能自理。乃至龍鍾鶴立。扶杖易仆。臥起因人。動遭顛躓。

二曰病。纏綿惡疾。歷月經時。遺洩失溺。衣被叢穢。子所難奉。惟此時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。

三曰鰥寡。老境失偶。形影相弔。寒暖誰問。心話莫提。就使兒孫滿前。壯者各擁妻抱子。稚者俱酣寢。軒眠。長夜漏聲不可聽。寒衾如鐵。幾時溫。

四曰貧乏。撫字力竭。婚娶財賫。健少年經營肥煖。老窮人垂首躊躇。望一昧以流。

涎。丐三餐而忍氣。不思身從何來。常怨有何遺我。

此數等之老。其冤氣猶足動天。勸化者於此更喫緊云。

●又曰。有數等人。貌爲孝。其實非孝者。

有似孝而非孝者。父有過。當幾諫。有愆。當克蓋。若但知順親於情。而不知順親於理。或任其偏僻。而致戾於一家。或聽其恣睢。而取憎於鄉里。或護其陰私。而得罪於天地。此成親之惡者。烏得爲孝。

有自謂孝。而其實非孝者。能服勞。能奉養。而有德色。在小姓人家。止此一室。父子

朝夕團圓。卽有言語之傷。尋卽消釋。反得真率盡情。乃有士人知書者。其於父。或嫌其老。而稱逸。以安置之。或憚其腐。而託故以遠離之。或見其卑。而借理以衡壓之。遂致日遠。日疏。相對話少。意色冷淡。尊而不親。更有一種好遊者。舍堂上之樂。結朋友之歡。異鄉遠省。累月窮年。覲人膏潤。名曰爲貧。爲養。實則喜子奉妻。烏得爲孝。

又有人見爲孝。而神見非孝者。生亦盡養。事亦承歡。而備物鮮情。絕無真樂。及死亡之日。衾棺盡美。哭踊隨常。亦無真哀。至覓地安葬。竭力費財。又爲子孫謀蔭。非爲父母求安。此神目視之甚明者也。

●又曰。老年之人。取厭於子孫者。亦有數種。

一曰迂闊。衣冠禮數。不合時宜。當思斑白。可以常在。到有古趣。令人愛惜。

二曰惜財。媿媿持籌。禁子孫濫用。當思爲誰艱苦。日所喫用者。是誰所留。

三曰尪弱。起止不便。扶持維艱。當思欲報劬勞。養兒待老。正在此時。

四曰昏耄。言語牽纏。重聽塞澀。當思己生之初。無知無言。誰爲歡弄。

五曰愛憐。內外少子。推食讓服。偏護太甚。當思愛及僮僕。尙應體心。何況同氣。

倘於此處起一厭心。入不孝而不自知。急宜反省。

●又曰。有前後之間。嫡庶之際。父母或有偏向。而爲子者。亦易生嫌怨。此當委心付之。期於必得歡心而後已。宋韓魏公云。父慈而子孝。此常事不足道。獨父母不慈。而子不失孝。此古今所以稱大舜也。大略銷化最急。處此者。直須渣滓全融。不存一毫火性。比平常爲子者。遜志承歡。倍加謹慎。有仁心之親。自然轉而憐我。若其無仁心者。感之不能。況可觸之。亦惟自盡子道。以無陷于忤逆斯已耳。若一意見親不是。火性填胸。消遣不能。擺脫不下。必將有遏抑不住之時。微根不除。遂致橫決。吾恐其時責親者輕。而爲子之罪。莫可道也。

●唐先生親恩歌曰

我今未說淚先淋。難報爹娘養育恩。自是斷腸談不得。斷腸談與誰人聽。
惟有懷胎受折磨。百般魔障好難過。莫言產育無凶吉。生死須臾可奈何。
肚裏如今痛得慌。叫人爲我簡衣裳。千生萬死多難算。只靠神天作主張。
生下兒來血奔心。牙關緊閉眼睛昏。直從剪下胞衣後。再過三朝纔是人。
尿屎時常撒滿身。腥臊臭穢不堪聞。卻無半點嫌憎意。洗換頻番極苦辛。
聽得娃兒哭一聲。翻身就把手來擎。想他歲半週年內。一覺何曾睡得成。
大雪紛紛臘月天。假頭假臉抱兒眠。祇因乳是孩兒喫。徹夜開胸在外邊。
聽得孩兒出痘瘡。登時嚇得眼翻黃。一從放出標來後。盡日何曾喫米湯。
磕個頭來上炷香。聲聲只叫痘娘娘。若還叫得娘娘應。何怕頭穿出腦漿。
幸得兒生兩歲零。依檯傍凳自能行。只愁跌破頭和面。掛肚牽腸不放心。
生得孩兒性氣歪。任他性情使將來。如何父母偏憐愛。還說乖乖這樣乖。
兒今頭髮已披肩。轉眼成人在面前。痛殺親心難割捨。不能常在膝頭邊。
雖然掙得少田園。受怕擔辛苦萬千。不是爲兒還爲女。自家喫得幾文錢。

娘看爹來爹看娘。爲何終日臉焦黃。
寸寸絲絲總是恩。誰能描得半毫真。
只因兒女將婚嫁。只對愁眉做一房。
只好依稀一二分。

●孝順歌曰

慈母懷胎十月時。高低踏步恐傷兒。
醫兒作熱與顛寒。恨不摳心掇肺肝。
怒來嚇鬼與驚神。一見孩提滿面春。
抱兒教語學聲音。笑罵爹娘也快心。
爹娘兒子莫分居。試看刑曹滴血書。
兄弟原來本一根。天生枝葉好扶撐。
富貴貧窮在此身。王侯僕隸不相因。
孝道常移夫婦情。勸君獨認二親明。
父母原來樹木同。那能免得落秋風。
七尺軀兒世上存。終天難報二人恩。
子將此意終身記。父母倘然煩惱處。
爲子也須常若此。他日堂前來聽訓。
更有不堪離異處。若有不割裂分家計。
勸君窮莫呼親怨。勸君窮莫呼親怨。
富貴無忘生我人。勸君儘力生時養。
夫死婦亡重嫁娶。那能親沒再投生。
正己尊親兩不虧。也須百計去承歡。
對親莫帶半分瞋。縱然責杖莫呻吟。
一聲啼破脫胎初。便是推開父母恩。
死後悲啼總是空。常到山頭掃墓門。

因果之理必通三世說

(附錄)

聶雲臺

因果之義。詳見於佛說。由一心生萬法。以萬法歸一心。其理至精深微妙。而禍福吉凶。特其淺焉者也。中國古聖以陰陽吉凶盈虛消長之理垂教。蓋與因果之理悉合。伏羲作八卦。文王周公孔子作象象繫辭。皆此義也。作善降祥。作不善降殃。積善有餘慶。積不善有餘殃。猶專就吉凶以明因果者也。因果之義大矣哉。蓋因果者。譬如形有影。聲有應。又如摩擦以生電。乘除以得數。皆有定量。悉如其原有之分劑。不能有毫忽之參差。苟可有參差者。卽不得名爲因果矣。蓋因果之程式。爲一定而不可變者。苟可以外力變之。則因果之理失據。故曰不得名爲因果也。例如以三乘二而得六。此一定之程式也。若能以外力變之。使得數爲五或爲七。則數學之公式失據。而不得名爲數理矣。因果之理與數理同。數理不可變。卽因果不可變。若因已形成。則果必出現。其數量亦必與所造之因相應。其不應者。必已別造他因。混和其間。故也。然世人多以一時之得失。疑因果無憑。又或以愚迷之眼光。謂報應有爽。蓋未知今生之享受。來自前生之業因。而今生所作善惡諸業。其受報又在後世。非大善大

惡之心力。不能變易。今生應享之命運也。證以八字推算命運之應驗。則知業命之說有據矣。（詳見拙作業命說）業命有據。故知一生之智愚賢否。窮通壽夭。已一定而不可移。必有其故。此命何人所定耶。若謂爲天神上帝所定。則何以厚彼薄此。如是之不均。若謂以厚薄爲善惡之賞罰。則何以孩提之童。未有善惡之造因。已有禍福之差別。若謂爲父母行善作惡之賞罰。則何以有父母作惡。而子孫福報甚優者。父母行善。而子孫命運乖舛者。故以禍福歸權於上帝。而不明輪迴之理。則其說皆不可通也。宗教家離輪迴而言因果。強歸之上帝賞罰。及見禍福無憑。賞罰失據。則諉之曰。神意高深莫測。天道微妙難知。夫神者公明正直。而必以人情爲準。世豈有不可測之神意乎。天道者。圓通精確。而平實近易。然不在吾人良心之外。世豈有不可知之天道乎。司馬遷以盜跖日殺不辜。暴戾恣睢。竟得壽終。而顏回屢空早夭。伯夷叔齊餓死。以爲天之報施爲不可知。世儒之以天道報施多爽爲疑者。豈獨一司馬遷哉。惜其未聞輪迴之說也。或聞之而執一己之見。不信其爲真實。故善者日以怠。而惡者日以肆。吁。可慨也。彼若明輪迴之理。則知今生之命。本乎夙業。而今生善惡。又報在來生。來日甚長。且不止於一報。而將及於永劫。則善有所勵。而惡知所

警矣。顏回與夷齊。慧高而福薄。蓋夙世厚於自修。而薄於利他濟衆之功者也。盜跖福優而慧劣。蓋夙生有布施之功。而不事學修道義者也。然顏回夷齊。雖今生薄於福。而能尊德樂義。則來世之福慧增進。有可必者。（福報由於布施利濟。慧報由於精進修持。克己復禮。使天下歸仁。以身殉義。使民德歸厚。是爲法施。爲布施之最大者。）盜跖雖仗夙世善業。幸得考終。而因迷造惡。則後世之沈淪惡趣。償其罪報。有可必者。明乎此義。則不致欣羨一時之虛榮利祿。以自陷於殺盜淫妄之罪。蓋知凡造惡業。遲早必報。不可幸逃也。不明此義。則惟以此生之利樂是計。不惜使貪使詐。損人益己。天下禍亂之所由作。皆緣不明輪迴因果之義之故也。或曰。宗教家言天堂地獄之賞罰。不亦足以勸懲乎。答之曰。宗教家之天堂地獄。其義甚狹。且窒閼而不通。不足以起智者之信仰。引狡者之欣厭。宗教家言但信仰其教。卽入天堂。姑假定其信仰卽爲善功。然善豈無大小之數量。功豈無多少之等差乎。小善大善。同一入天堂。且一入而永不復失。抑何其簡易板滯也。又言不信其教者。則入地獄。姑假定凡不信彼教者卽爲惡業。然惡無大小多少之數量等差乎。小惡大惡。同一入地獄。且一入而不復出乎。抑何其武斷嚴酷也。明輪迴因果之說。則知世界人事之複

雜萬變。與人心之複雜萬變。息息相印。無一成不變之事境。卽無如是板滯簡單之賞罰。故佛有心量之說。明乎心之有量。則知善惡有量。猶梓匠輪輿之工。事有數可計也。匠人計工而論酬。心量因業而感報。其業萬殊。其報亦萬變。天道既爲福報最優之地。決不能以小福德而同入天堂。永受福報。地獄既爲罪報最苦之所。卽不能小罪過而同入地獄。永久沈淪。是故有三界六道四生億萬差別之境。各隨人之別業。趣以受生。以了其所造之因。而一道之中。其福罪程度。亦各異其趣。卽如此人間世者。蓋天堂地獄修羅鬼畜諸道。一一備具之地。不觀乎世有生而福報優者。然福之中。有時而有禍。亦有生而禍苦多者。然禍之中。有時而有福。其雜糅變幻。若是其萬殊也。何也。心念時時不停。善惡相間發生。善人亦有時而萌惡念。惡人亦有時而有善念。有一念而造極大之善功。足以消千百之小惡。有一念而成極大之惡業。足以蓋千百之小善。則其受福罪果報之先後長短。隨之而變。譬如債主追債。強者先牽。故生天者不必其罪報之已完者也。天道報盡。還入他途。受罪報以償清惡業。入地者不必其全無善功者也。地獄報盡。亦得生人天受福報以償清善業。此其大致也。總之吾人一念之動。必形爲事象。仍復以此幻身經過此幻成之事象。以完了此

一念已造之因。試舉目以觀世人。有富貴安樂。潭潭府中之居者。必其前生樂施濟衆者也。有貧苦疾病。矻矻泥塗之役者。則前世慳財巧取者也。有隨處皆遇善緣。居危獲安者。則前世之慈悲利人者也。有終身憂讒畏譏。所如不偶者。必前生之計謀機巧者也。有室家和好。子孫賢孝者。必前生之敬老慈幼。推己及人者也。有骨肉乖離。鰥寡孤獨者。必前生之止謀身家。損害公衆者也。如此之類。可以推測。總之。凡一事境。決無偶然者。如鏡中之影。美惡態色。非鏡自現。由彼對鏡者。返照而見也。世界一大鏡也。就中之形。形色。皆鏡中之所現相也。物質之鏡。越空間而顯形。世界大鏡。超時間而呈相。其爲本體（所謂本體亦假定之名。原亦幻體也）與幻象之對待。則同。吾輩肉眼。惟見鏡中之形。以證其爲有對待之體質。若夫從時間之鏡。推證萬象之本源。以見其同有對待之幻體。則惟具大智慧之眼者能之。吾輩凡夫。皆僅具肉眼之人也。譬如盲人。對鏡具形。不能自見。旁有不盲者。告以鏡中形態。動靜與己身之形態。動靜一同。無稍差爽。盲者決不解其故。將疑將信。然平時深知此人能見各物。所言他事。皆有證驗。此所言者。當非虛妄。又證以其他有目能見者之所言。與此人所言者。悉相脗合。且各言其回光返照之理。與事印證。而無滯闕。此盲人者。遂

因其言以究其理之有當。並以其事之非誣。故已目雖無覩。而能瞭然於事狀之真象。與能見者無異。則是人者可謂盲於目不盲於慧者也。吾輩凡夫。大抵盲於目者也。大鏡當前。一無所覩。手捫鏡台。不知爲鏡。鏡中有影。尤無所覺。有能見者。告以鏡象。以無見故。反謂彼妄。伊古聖人有目者也。伏羲以降。至於孔子。皆詔我人以鏡中之形。而能言其故者也。釋迦世尊。殷殷垂教。析其義蘊。精入毫芒。明其旨者。則知萬法唯識。三界唯心。空間時間數量體質四者。以爲因緣。成一合相。吾人肉眼。但見塞空間之物質。不見超時間之因果。而自大覺之慧眼觀之。物體與鏡象。東西對待。不因遠近而生變易。亦猶前生後生。因果相應。不因隔世而有參差。空間事象。對待顯然。肉眼能見。纖悉無遺。然一紙之隔。紙外無覩。時間因果。對待亦同。然生死相續。神識變易。五蘊障蔽。如紙障目。惟見此生。不通夙命。是故吾人當研輪迴之理。究受生之由。明神識（卽靈魂）之爲迷。信智慧之有在。則當捐除我執。遠離邪見。以聖哲言訓爲師。以正法眼藏爲的。庶幾得解脫之門。登大覺之域也已。

